

文 學 叢 刊

落 帆 集

唐 弢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集 帆 落

發 唐

目次

尋夢人	一
路	一四
窗	一九
橋	二四
城	三一
飛	三七
拾	四五

渡	五七
鏡	七六
枕	八〇
扇	八五
帕	八九
生死抄	九二
停棹小唱	九六
書後	一一一
如果	一一五
眼睛	一一八

拾得的夢·····	一三三
心的故事·····	一二六
黎明之前·····	一三一
童年·····	一三四
死·····	一三七
某夜·····	一四三
破曉·····	一四六
水仙·····	一五六
自春徂秋·····	一五七

尋夢人

我是在祈求人生的真，我是在祈求存在的意義，我是在祈求圍繞於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

——安特列夫



「你不說要告訴我一個尋夢人的故事嗎？」

「人常常改變他的主意，也許我這樣說過，現在可一點也不覺得有這意思。我們自己不就在尋夢嗎？對着別人的故事正如面臨着已逝的歲月，倘還有一分鐘可供思索的時間，你說我們能打個哈哈了事？」

「你爲自己悲哀？」

「我所嚮往的只是一點嚴肅的感覺，固無論爲了別人或者自己。即使逝去的

日子並不怎樣美麗，然而在貧弱的生命中也曾有過一次稍見豐腴的青春，現在已被掩埋於時間之下，對着這平凡的悲劇我能繳付的不是眼淚，而是一份深厚的敬意。」

「因此你遂自投於沉默了。」

「爲什麼因此呢，你以爲感情是這樣單純的嗎？更多的時候是——我並不因此。沉默是由於緬懷往昔，也常常爲了追蹤未來。我愛作海市蜃樓的憧憬，在幻想的空中搭上臺閣，一堆又一堆地拼成，一塊又一塊地砌高，看它似真實之存在却又比存在更其美好。人說是夢，然而如富人之擁有巨資，我將爲我的多夢而驕傲。」

「可是你又說還在尋求。」

「是的，我還在尋求。砌搭了壯麗的臺閣而又親自摔碎了它，我嚮往於更深的世界。」

「那麼你的驕傲？」

「你說人應該滿足於自己的驕傲嗎？」

「在人情裏我找不到滿足。」

「這就是了。夢是深思人的財產，你不能以時間來衡量它的久暫。能捨者能獲，惟其蹇阨於現世，乃克騰達於夢鄉。我的見聞裏就有一個這樣的人物：在現實世界裏人們說他是敗家之子，一入了幻想的國度他就成爲南面的君王。」

「這故事裏有你的影子？」

「只怕你拾得時我已完全褪去了。」

「可是此刻却該是開始的時候……」

「對於故事你還未能忘情哩。——去今三百年或者五百年前，華胥國裏有所破舊的住宅，四圍的牆壁已經剝蝕，朱漆的大門黯了顏色。人們很難說出它的存在的年代，以及那填戶盈庭的會有的豪華，因爲他們都還過於年輕。不知從那一代起主人遊宦他鄉，似乎忘記了這小城的老屋，長廊深院，只留守着幾個世代更替的僕

役。直到二十年前來了一個青年，二十年光陰如烟雲過眼，其時他已經三十或者四十開外，獨居的生涯使他和外間隔絕，也不知究竟是不是這古宅的主人，我可以告訴你的只有一點：他確是這故事裏的主人而已。」

「一點兒傳說都沒有嗎，這峨奇的府第？」

「人是一種固執的生物，閒暇時專愛打聽別人隱私，對自身的一切却又諱莫如深。年輕人也曾探詢過這古宅的歷史，住在裏面的人一個個守口如瓶——把祖先的祕密當做自身的私產，讓他們伴着深院的寂寞，永遠鎖在厚沉沉的大門裏，年代沖洗着殷勤的探問，淹沒了老年人的記憶。現在，跑過那裏，你能看到的只是那鬼偉然而落寞的建築，那牆角依稀可認的畫圖，那門前殘闕了頭額的石獅，那宅後裂開了榦子的古柏，以及住在敗垣斷壁墜瓦碎磚中的過了中年的主人。」

「就沒有一個強近的親戚？」

「正像所有的孤獨者一樣，他幼時死去父母，現在只剩下斃斃一身，相與廝守。」

的是個衰老的蒼頭，自然的法則使老人失去聽覺，更可惜的是又落盡一口牙齒，雖然成天鐘擺似的嘮叨，好像有什麼祕密要告訴別人，人們却很難辨出一句清晰的語來，他已經遠過了能夠清楚地說話的年齡了。除去日備三餐，主人也別無使喚。石階前亂草沒膝，蕈菌向床底叢生，四壁貼滿了白色的蟾子錢，蠍蟻伏在陰暗的潮溼的一角。你別看輕這小小的四腳動物，聽說它專吃人們影子，失去了影子的人往往掉魂落魄。命運使我們這故事裏的主人落入於不幸的例子。」

「他的精神並不健康？」

「你不應懷疑於此，這顯然不是我所要說的意思。淺潭裏的魚兒吐着泡沫，狹籠裏的小鳥也會鼓撲麻痹的兩翅，對着這陰沉的發霉的環境又豈能毫無反應！老人的嘮叨透露了一顆不安的心，也許成天自言自語地背着的正是一部離騷，一部豪華門庭的興亡史，而現在乃湮沒於含糊的唇舌之下，你已無法一掬同情之淚了。不過我們這故事裏的主人却採取着不同的形式，他也爲苦悶的心開闢了一個窗

子，那不是嘮叨，却是深不見底的沉默。」

「於是遂開始尋夢了？」

「幾年來，他無分晝夜的躺在床上，不聞飲泣也不見嘻笑，對着寂寞的生涯，沒漏下半句解釋的話；他和他的房客同樣地有一副善於思索的頭腦，一個美麗而寧靜的夢——你會讀過都德的磨坊文札嗎？我們這故事裏的主人，也有一位房客，那個住在塵封的樓房裏，呆呆地耽了二十年的哲學家。」

「是那隻貓頭鷹？」

「不錯，一隻貓頭鷹，灰髮蓬蓬的先知，從腐蝕成洞的樓板望過去——你知道樓上並不住人——它是棲止在第三根屋樑上，面對着主人的大床。他們以默視代替了問答，彼此相守，深陷的眼睛緊閉着歲月的鴻流。也許是在尋思，是在探求一個不變的真理，或者有什麼沉重的往事壓壞了褊激的心田。你的眉梢在聳動了。你以為是我錯用了這兩個字嗎？褊激。不錯，褊激彷彿是沉靜的對詞，然而却不必就是相

反的性格。你不看見隱藏在這原野下面的一片大地嗎？它是那麼平靜、樸厚、結實、默然地運轉着運轉着，然而包涵在這地面底下，緊裹住地心的却是一團融融的火，一種亙古不變的熱力。你是個拙劣的畫家，在選擇對象時你把蒼鷹蛋當作靜物畫了，不知躲在表皮裏面的却是一個活躍的生命，能翱翔也能搏鬥，雖然現在還是潛伏，有一天牠會啄破硬殼，撲一撲羽翼直衝破黑暗的雲霄。」

『我愛你美麗的預言，——然而這豈不太早嗎？』

『預言？世上沒有太早的預言。使我惘然的乃是現在還無法斷說蛋中的生命能否長成，這是一個冷酷的時代，缺少的正是溫情的孵育。讓我們祝福這故事裏的主人吧。他從無數只眼睛裏接受嘲笑，却向一個寂寞的心底投擲。人生是遼遠的路，命運是沉重的擔子，而他，剛跨開步子却已不勝負累了。二十年前他是一個青年，失去了父母，却還沒有失去一份富裕的家產，一顆年輕的活潑的心。在一個春天的早晨他踏入了小城，跨進了古宅，隨他同來的門下客盈千累百，大宴小會，走馬擊劍，觀

如火青春，誰不羨公子豪興。然而也就在二十年前——時間對於他似乎容易衰老，却不容易逝去，不久就嚐到曲終人杳的滋味。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他散盡家財，在一種必然的情勢下，他解除婚約，人們說他過的豪華生活還不滿五年，有人說是三年，更有人引喻例證，說是從蒞臨到沒落不過整整一年。

「一年？」

「你以為一年的時間太短嗎？人們從短短的一年裏汲取回憶，往往成爲此後二十年或者三十年生涯中熬不盡的苦惱和磨折。他不滿這個世界，有多少好夢在冥冥中等候着他。於是和沉默結婚，與貓頭鷹爲友，他擁有多餘的空閒和不成熟的自由。任白日沉沉，就像往昔浪費金錢似的浪費着他的光陰。如果青春真是孟代童話裏說的仙女賜予的雛菊，那他也正像少年浪特萊一樣，爲了追逐人生的趣味，却在率性的歡樂和夢想中把那些花瓣浪擲了。你不同意這種率性嗎？許多人從仙女的手中接下雛菊，盛在銀匣裏珍藏起來，却去努力於旁的爲名利的事業，等到他們

思及享用而打開銀匣時，裏面靜靜地躺着一莖久已枯萎的花枝。」

「那末你同情於毫不經心地將青春耗去的人們？」

「我爲完全不會有過青春的回憶者嘆息。」

「然而什麼又是夢中的收穫呢？」

「沒有收穫才是最大的收穫。虔誠於宗教的人在臨死的瞬間望見了天堂，他的喜悅正不亞於科學家的發現物質，所不同者只是留在世上的足跡而已。你能說這不是收穫嗎？」

「你承認他們中間的不同。」

「因爲我並不崇拜玄學。爲了同樣的原因我們這故事裏的主人還在探尋，憑着冷靜的頭腦向生活深處摸索。二十年了，二十年光陰裏他徜徉於夢境，人們說他動極思靜，他是彷彿飲了白墮春醪，深深地爲自己的幻想醉倒了。你說這是一種自我戀嗎？你猜得不對。應該注意的是在他心理活動中對自身的搏鬥和鞭撻。他是這

樣深沉又是這樣激動，擺在眼前的是一個世界，藏在心底的又別是一個世界，幾千年繁文縟節人情世故幻成重重的黑影覆壓着他。人是歷史的犧牲，是生存的奴隸，誰不或多或少地因襲着傳統的缺點？而他企求擺脫，向社會同時也向自己作着苦苦的掙扎，他擷取夢幻直奔向靈魂深處，在這裏他看見了自己的國度——那親手揉成的天地，便不誇人間仙境，也應比世外桃源，一切是理想的化身，現在他戴上了皇冠。」

「他將終老於是鄉了？」

「在未老之前他經歷了死。」

「死？」

「是的。你吃驚得幾乎跳起來了，朋友，你無須去疑心自己的聽覺。」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那個遠調長沙的賈誼不就這樣說過嗎？有生必有死，生既不知其自來，死又何妨聽其自往。於是我們這故事裏的主人脫去他思想上的玄裳。」

『我不明白這意思』

『你沒聽見過貓頭鷹的叫聲嗎？相傳牠是不祥之物，能預知人之將死，在黑夜裏飛鳴於屋頂，「庚子日斜兮，鷓鴣集予舍，止於坐隅兮，貌甚閑暇，」傳說給詩人帶來謫居的傷悼，於是他深深地嘆息了。然而在我們故事裏這位先知却是主人的房客，平居時深思默蹙，冷靜的習慣促成賓主的投合，二十年如一日，但得心心相通，又遑論帶來的是災殃抑是幸福，他們繼續着不定期的租約。直到初夏的一個靜靜的日午——正是老蒼頭無疾而終後的第三天，樑上的先知忽失所在，一線強烈的陽光從屋頂直瀉而下，一種生疎的感覺使主人大為驚訝，向上睨他便見碧澄澄的一片，那多年來為灰黑的羽翼所遮掩的青天。許是倦膩於多雲的歲月，一夜的沉思使「故我」死去。』

『於是他遂獲新生了？』

『卸下同憶的重擔，和往昔告別，他走出這座古宅的大門。』

『是尋得了自己的夢嗎？』

『不他還在追尋。喚醒魂靈來目觀自身的腐爛，最難熬煎的正是世間的感情。人類往往自作聰明，不幸實際上却趨向退化了，他們失去能夠翱翔的翼子，猥屑蜷瑣得猶如失蹤的先知。養兒育女，生老病死，有多少光陰可供消磨，而我們却終於把自己化完了。對着芸芸衆生你不存一點惻隱之心？你沒有一點超脫的企望？我鄙棄人類，却熱愛他們的夢想，憑着這種夢想夸父在追逐西下的太陽，而人生也遂以絢爛了。在這故事裏你不感謝從罅隙漏下的一線藍色嗎？這是自然的來召，沉靜中原野的呼號，聽，這不就是牠的聲音嗎？你爲什麼沉默了？』

『我在尋思說這故事者的故事。』

『那你可想入非非哩。』

『彷彿有一點線索——請告訴我尋夢人的下落。』

『很久以來我愛易卜生的傀儡家庭，我喜歡這位女主人的歸宿，娜拉因爲不

甘於做丈夫的傀儡，就決定出走，看客只聽到關門聲，接着就閉幕。我們這故事也到了可以閉幕的地步了。你要追問尋夢人的下落嗎？慚愧我知道得太少。我們這故事裏的主人向着自己的理想在奔逐，成敗利鈍不出一途，住憑你想去就是。誰怎樣想法都可以是這故事的結束。而你，我的朋友，你是怎樣想法的呢？」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六日

路

哈代先生站在道爾茄斯特城外他的住宅的樓窗前。這住宅，三十年前他親手建造的，現在也和他自己一樣，轉眼間上了年紀了。只有周圍的林木很蔥鬱，很豐茂，正像三十歲左右的男人似的茁壯。哈代先生手扶窗檻，你可以看出白髮已經爬上他的兩鬢，他的灰藍的眼睛洋溢着慈祥和悵鬱。如果你讀過他的苔絲姑娘、時間的笑柄或者皇朝，你一定會承認他是一個出色的詩人，一個小說家，早年學過建築，愛好音樂，一生總是東奔西跑，常作旅行的老人。

是的，他旅行。當他此刻俯臨窗前的時候，萊茵河的風光，意大利的明媚的天氣，他和前妻在法國度過的一些日子，以及因微賤的玖德受到攻擊，不得不放棄小說而改寫詩篇時的那種心情，一一喚起了老人的回憶。他沒有說話，雕像似的站立在

那裏。

很久之後才有一聲低低的喟嘆。

黃昏在林間徘徊。通過厚密的枝葉，依稀可以辨出林外的大路，哈代先生的目光注視在上面。這是一條很長的官道，和世上所有的路一樣，說不出牠有多麼遠，也許你從這兒可以一直走到天堂，也許地獄才是最後的盡頭。哈代先生往常總在這條路上散步，也會被引誘着從這兒走到遠處去，可是他沒有能夠走完過——從來沒有。

詩人有過許多次出門的經驗，幾乎全是愉快的行程，當他坐着馬車在歐洲大陸上馳騁時，他不曾繫念於腳底下的路。崎嶇的小徑使他顛簸，陡峭的山道讓他捏一把汗，平原的岐路帶來躊躇，可是，可是壯年的心力支持他。屈指行程，他從來沒有考慮到這條路的歸宿——你說他爲什麼要想到歸宿呢？

風吹上哈代先生的前額，白髮在兩鬢飄動。

如我們的一位先知所說：路是人走出來的。行到荆榛的荒原上你喜歡找尋前人的足跡，孤往時你不需要一個同道嗎？即使是古人也好。沒有，那你就成爲這一代的先驅者了，希望有後人來踏你的足跡。

一個個足跡走過去，路出現在荒原的中間。

世上有多少人在尋找它，在沒有路的地方。但當路太多時，他們又迷失在這些路上了。

現在你再向窗前望，一片暮色，哈代先生的影子漸漸地模糊了，從他眼裏望出去的路也同樣模糊。一縷白線在鬢邊飄動，一縷白線通過厚密的枝葉，掛在黑森森的林外。

哈代先生唱起他自己的詩：

我的面前是平原，

平原上是路。

看，多遼闊的田野，

多遼遠的路！

經過了一個山頭，

又來一個路，

爬前去，想再沒有

山頭來攔路？

經過了第二個，啊！

又是一個路，

還得要向前方爬——

翻的白的路。

再爬青天不准許。

又攔不住路。

又從山背轉下去。

看，永遠是路！

卞之琳譯：哈代。倦旅。

哈代先生坐下了，他感到少有的疲倦。暮色封住他的樓窗，一切都沉入黑暗。而路，路依舊在林外伸展着，像經過劇烈工作，現在却得到了暢睡的工人的四肢似的伸展着，你可以看出牠是多麼舒服，跨過山又架過水，牠伸展到每一個角落，伸展到全世界，伸展到後一代的尋路者的腳下。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

窗

細雨濛濛時我喜歡凭窗遠望，一放晴，又不知不覺的靠近窗檻去，只有刮風的日子裏這屋子才關上窗，使內外成爲不同的世界，風從遠處呼嘯而來，窗使勁地抵禦這襲擊，讓室內的溫暖裹住我，我靜靜地坐着，緬懷於晴日的樓台和雨中的煙霧——感謝窗，通過這小小的方框我會有無數的感受。

試設想牢獄裏的囚犯神往於壁上的窗洞，自在窗的背後，而光明恰又從窗間傳進來。世上的高牆頭曾隔絕人們多少好夢，幸而還有這小小的窗，代表着希望與安慰。

當你在人生的旅途上徘徊，終於陷入黑暗的深谷時，你不也希望有這麼一個窗嗎？當生老病死，一切人世的瑣事圍繞着你，你不也希望有一個小小的窗，可以探

首於人生的域外嗎？

忽浪！

離家的窗玻璃碎了。

我抬起頭，暗沉沉的天，柳枝發狂地飛舞，一定的，風暴已跨過戰敗的窗櫺而衝散或人的溫暖了。我伸伸腰，像一個倔強的靈魂，我的窗掙扎着，格吱格吱地叫。

從窗檻向外望，我看見鄰家的緊閉着的窗，挾在風勢裏的急雨打上去，織成一串串流珠，飛落在黃昏的黑暗中。窗內滿是燈光，潔白的窗帘低垂着，窗帘上有人影，在臨窗的一角停住了，許久許久地沒有動。是聽雨呢，抑是在默默地占卜着遠人的歸期？

我替這黑影造出故事，像詩人波特萊爾一樣，我唸給自己聽，而又爲這自己造出的故事淚下了。

我凝想着，就在凝想裏看見波特萊爾先生，這個乖僻的惡魔詩人，他睜大令人

戰慄的眼睛，扶住手杖，緩緩地從街的這頭走到那頭去，彷彿一個上了年紀的老人。夜深了，街上一片靜寂，偶爾從人家窗子裏漏出一點燈火，一些男的、女的、中年的或者老年的影子。詩人在每個窗前徘徊，替每個窗內人編造故事，獨個兒唸着：

「這是一個寡婦……」他喃喃說，「二十年前她死去丈夫，正當新婚後的第六天。隨後她嫁過兩次：第一次是木匠，一個終日酩酊的酒鬼。有一晚他從工場回來，喝得大醉了，一脚蹀入水塘，第二天有人發現他倒種在汙泥裏。兩個月後她嫁給一位獸醫，他是從一匹瘋狗身上得了傳染病死去的，這事至少也將近二十年了。此後她沒有再嫁人，不，我是說沒有人再願意娶她。」

波特萊爾先生走前一步。

「從這個窗子裏我們可以看到一對年老的夫妻，」他說，「他們等待一個出征的兒子回來，可是後者在三年前已經戰死，永遠不再回來，永遠，永遠。可憐的老年人們期待着……歲月在他們身上不多了，他們將背着期待死去。」

波特萊爾先生嘆息。街燈照上他的破舊的大衣，發出黯淡的光。他思索着。從記憶裏追尋這戰死的青年的影子，那是個英俊的青年，結實，漂亮，和撒母耳記裏的大衛一樣。

「現在我們再來看這個——那邊掛着藍帘子的。」波特萊爾先生用手杖指着右首的窗，自言自語：「主人已不能辨別這窗帘的顏色，因為他是個瞎子，年輕時有份家私，狂賭濫嫖，最後染上一身梅毒，雖然逃過死亡，却喪失了兩眼的視覺。」

波特萊爾先生落入沉思：是走上一條黑暗的街道了嗎？為什麼望去老是那些痛苦的靈魂？那些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窗呵！他抬起頭，此刻走到了一個圓洞式的窗下。

「裏面住的是一個詩人，我認識他，一個白頭的無名詩人……」說着，他有點激動了。

「那邊矮牆的小窗裏住着個偷兒，我敢發誓，他是個善良的公民。」波特萊爾

先生幾乎大聲地叫了出來，「而那，那個窗格上飄着長春籐的葉子和影子的，是一位牧師。現在他祇孤零零的一個人，因為他的女兒跟着個野男人跑掉了，他在那裏禱告，他在那裏詛咒。」

這麼說，他又替第七個窗內人去編造故事。

「從開着的窗裏看，」他說，「決沒有從閉着的窗裏看出來的多。」

波特萊爾先生走着，唸着，探望每一個窗子，替每一個窗內人造出故事。而他就

在這些故事裏陶醉着，或者如他自己所說，他已在別人的身上生活過，擔受過了。

終於他走完所有的窗子，到了這條街的盡頭，他沒入於黑暗中。

忽浪！

我的窗玻璃碎了，風暴衝進室來……

一九四六，四，十五，初稿。

一九四七，三，廿三，改正。

橋

有一次我和我的朋友談起橋的故事。

「橋？」他用右手的食指擡一下鼻樑上的眼鏡，然後斜着頭睨住我，「你見過幾座橋？」

幾座橋？這句話在我肚裏起了疙瘩，誰曾一座一座的計數他所見的橋！只是我的確走過不少石建的利木搭的，鐵打的和水泥砌的，鄉村的和都市的。我喜歡在橋上徘徊，因為我愛橋下流水，穿過橋洞的船，和偶然飛來立在橋欄上的水鳥，我說牠的明淨的白羽代表着純潔，象徵了和平與幸福。

我的朋友大聲地笑出來。

「你這個空想家，」他笑停了說，「你不曾見過大江行軍時的浮橋，也沒有試

過懸崖削壁間的繩橋，你就甭再談這個。瞧見塊青石板，便想起整個世界，一句什麼哲人的話，又讓你思索上三天兩夜，現在你卻想到了橋。」

我沒有回答他，因為我想到橋。

首先我想到一座古來有名的橋，說是有名卻又實在無名，許多人提起它，你的心目中或者也有它，可是它沒有專稱，「小橋人獨立，」不錯，就是這個，「路入小橋和夢過，」這一句似乎更意思，當你俏立橋畔，對着滾滾流水，凝神遠望，你會有這樣的感覺：「什麼時候我會到這兒來過？」

除是夢，此刻你才立在橋上。

這是座小木橋，保持着幾千年來不變的式樣和情調，兩旁豎着簡單的欄干，讓過客凭此遠眺，水從脚下流去，路從山背爬過來，到此成個交叉，後者終於給攔住了，是這座小木橋背負它渡過橫溪，接上對面的綠草岸，路，又遠遠的奔向天涯。這裏楊

柳飄綠，夕陽的餘暉送走歸鴉，沿着高崗，三三兩兩的是一些傍水的人家。

你說這幾家茅屋裏也許有個高士，避亂世來此隱居。我不懂你爲什麼竟有這種思想，烽火連天，或者是這個原因使年輕人早熟，且有點衰老了，因此厭聽殺伐，離世惟恐不遠。可是你的確遲生了一千七百年。一千七百年前這座崗上有位高士，耕田讀書，閒來抱膝長吟，英雄避地，也無非珍重出處。這一年冬天有人三顧茅廬，感恩知己，一夕傾談遂相許以驅馳了。令人感動的是二次不遇，有一回就下着大雪。

我要你注意你腳下的橋，小木橋，那一天背負了沉重的白色。突然間它在惆悵的心底發亮，當來客聽見彼岸蹄聲得得，驢背人輕裝煖帽，隨小奚奴，捧着個酒葫蘆踏雪而來，到橋上止住脚步，試聽這徐徐揚起的梁父吟：

一夜北風寒，

萬里彤雲厚，

長空雪亂飄，

改盡江山舊；

仰面觀太虛，

疑是玉龍門，

紛紛鱗甲飛，

頃刻遍宇宙。

騎隴過小橋，

獨喚梅花瘦。

來客便滾鞍下馬，三二步跑近橋邊，向驢背人深深作揖。

「先生冒寒不易！」

可是他撲個空，因為驢背上是黃承彥。

是的，我也正要向你介紹黃承彥，一個和藹，謙沖，潔身自好的老人。這回他立在橋上，目送三騎馬去遠，然後又低下頭看溪流，溪流凍了，幾個農家小孩試着從冰上跑過岸去。黃承彥寂寞地凝望着，舌底壓住了一句話：『沒有水便沒有橋。』

雪落在橋上。

『有一天雪化了，冰溶了，一切將恢復舊觀。』於是他又去望腳下的橋。

一枝橫水，橋畔的梅花開了又落了。

『這三個人走得真快！』

黃承彥抬起頭已望不見他們的背影。

也許這句話說得早了一點。十六年後適間的來客兵敗白帝，黃承彥再度在魚腹浦出現，日將西沉，沙灘上升起一陣陣殺氣，江流洶湧，彷彿有千軍萬馬排山倒海而來，他在山坡上散步，突然記起當年小橋邊的景色，不禁深深嘆息：

『這三個人走得真快！』

他已經聽到連營火燒的消息，其時正有十餘騎追兵向沙灘奔去。從高處瞭望，一團黑氣將追兵裹住，人馬在昏暗中衝突，帶兵的書生已嚇得面無人色。『分明是走入死門了，』黃承彥想，一轉眼他動了惻隱之心，『可憐的勝利者，讓老夫帶你從生門出去吧。』

『回頭呵，將軍！』他從小橋上指點沙灘，

有什麼呢？亂石數堆而已。

且慢同意我那位朋友的訕笑，我並不向你遊說人生無常！

無論從風景或者實際的人事上着眼，我要說明的是一座橋的意義。路有盡頭，世上的際遇也有盡頭，我無法告訴你行路人的焦渴，當他徬徨於無地的時候，痛哭窮途，我乃十分動心於阮步兵的故事，因此一出門就突然止步了。我說喚渡者的心底有個影子，那不是船。

橋。

你猜的對，橋，像一條遠天的長虹出現在渴念者的心上，不僅江干海角，當你要渡過窮困，渡過災難，渡過戰爭的悲慘和厄運時，你不得不有此想。也許你還想起造橋人用生命去墊橋脚，他們永遠永遠的淪入水底。

橋，代表了改變，象徵着飛躍，是向前者願望的化身！唉，也許我真的被一句什麼話醉倒了，那末，就請你放聲笑吧！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城

當我隨着日者拾級而登的時候，我們正好趕上城頭的黃昏。落日照大旗，風過處紅綢飛舞，豁豁作響。剛才我還震驚於這城牆的高，現在又不能不爲垣基的深厚而咋舌了。四馬並行，環着城頭疾馳，可以無虞於顛仆和下墜，但要留心的是這剝落了磚石，年久失修，亂草掩蓋住窟窿，一腳踩上去便會深深地陷下。小樹在城磚的隙縫裏生長，在風裏搖曳。風，這城頭上的風可真大，日者的衣襟狂飛起來，他正拱着腰在找尋什麼。

『是這兒了。這兒！』他說。

在他胸前亂草堆裏有塊大石，他指着上面一個磨蝕了的依稀可認的字迹。

『但使龍城飛將在，』日者搖着頭嘆息，『漢故將軍李廣的碑。』

聽見李廣兩個字使人神旺。我又回過頭去看這座城，古舊然而雄偉，縣延不斷的向西奔馳，把平原和山崗連接起來，把天空和地面連接起來，暮色蒼茫，北方的原野荒了，城也愈顯得衰老。

「這叫做數！」日者接下去說，「當年望氣的王朔替他推算，原是他命裏不該封侯，縱然才氣無雙，却落得個悲慘的下場。這兒是他長驅匈奴，也是他老來失意，終於引刀自刎的地方。」

日者說完了又深深嘆息。

「那一帶崗巒起伏，當年單于引兵從旁谷間道東出，在一個窰洞前捉住李廣，率領大軍向北去。是他中途裝死，一轉背縱身上馬，絕塵而馳，多謝天！馬背上還絡着弓箭，你知道這對他是何等奇遇！那一次乘醉射虎，錯射了草中大石，箭鏃深深地陷了進去。你說有幾個追兵的腦袋抵禦得這一份大力？」

日者抬頭望天，是的，天更晚了，大風揚起砂石，刮得人滿臉發痛。

『可是他再強也拗不過命運！』這個數的虔信者說，『論才略，漢臣裏沒有一個及得上他，匈奴最懼憚的是他；大小七十餘戰，出生入死，功名分屬他人，而失敗却緊跟着這位倒霉的將軍。他幾次贖為庶人。最後一次隨大將軍出征，路遠失道，將付有司審問，老來負氣，趁着黃昏他獨個兒上城，正是這個時候，却不是這個季節。』

日者歇一歇力，風使他有點喘急。

『也是這樣大的風，飛的不是砂石，是雪，漫天盈野的雪。他緩緩地繞着女牆走。雪落在盔上，甲上，有時也沾上他銀絲似的眉毛和鬚鬚，一片白。融成水又結成小小的冰柱，行動時紛紛掉落，悉率有聲，最後他在一個城垛邊站住了，打那兒向濠外望去，看得見匈奴的大營，綿亙十里。雪沉重地壓住帳幕，沉重地壓住一切生物，使山嶺低落，原野却遼闊了。』

『飛將軍站着如一座石像。』

『是的，他不再飛了。四十年行伍生活突然間使他疲倦，讓青春和有爲的歲月消磨在湖北的荒原上，如今已垂垂老去。諸部校尉都封了侯，而他……他回轉頭向城的這邊望，雪掩蓋了一切，掩蓋了人們想望中的長安。』

『他摸一下佩刀。』

『——如今是驃騎將軍霍家的天下了。他繼續往下想。雖然大將軍截了他的軍功，但這位老舅却鬥不過外甥，在天子前面日益失勢，連門下故舊都去投奔新主了……李廣打了個寒噤，遠遠的聽見胡笳的聲音，馬羣叫了，他返身重望胡營。』

『單子的大營裏沒有一點動靜。』

『拍拍拍雉堞邊驚起一隻凍雁，讓李廣嚇了一跳。他取下弓，從壺裏摸出箭，拉個滿月，颺那隻雁又飛了幾丈，然後帶着箭直掉向匈奴的營裏。』

『——我殺了許多禽獸和異族，該死的和不該死的。李廣想。於是他又記起王朔的話，記起西戎降兵，記起霸陵尉那個酒鬼，他感到少有的不安。雪壅上他的腳背，』

塞北的寒冷侵襲他，他繼續站在那裏。

『命運像一張網，然而江河裏有漏網的魚，世上却罕有脫逃命運的人物。你就看看這位英雄吧。他能使士卒樂於效命，使數十萬匈奴望風而逃，自己却不能不懾服於另一個東西，你說這是國法嗎？完全不是。行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像禽鳥愛惜牠的羽毛，他愛的是自己的作爲，最後却以生命來換取它，我告訴你這是命運！』

日者的臉色轉成黯澹。

『沒有人知道那天晚上他究竟站了多久，第二天一早斥堠在城頭上發現他，他已經自到了許多時候，血凝結了，雪花埋住全身。』

『且不說三軍痛哭，當地的老百姓爲他在城頭立石，刻上一生功績。偏偏歲月不加愛惜，風吹雨打，到如今往事磨滅，依稀可辨的就只有一點——你來認認這個。』

日者指着石上的字迹。

黃昏把夜色曳上城頭，旗影裏灑下黑暗，捫着石上的凹紋，我說這是個飛字。

『就是呵，所謂龍城飛將呀！』

我的同伴是一個職業的命運論者，請不必注意他口裏的網，就聽聽「絃」外之音吧，今天他沒有帶他的樂器——三條絃線的琴。然而我的幻想却往迴探索，相信能碰到一點什麼。於是我再去看腳下的城，夜色埋葬了它；在我心底却出現了另一座，不是那過去的，能使三軍痛哭，又終於被命運壓倒的城。

那一座是太孤落，太陳舊了——我想。

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

飛

春天讓燕子給背走了，繁星密佈的天空也沒有停留多久，跟着悄然的西風以俱來的却是淡淡的夜，淡淡的秋。湖畔叢林，又平鋪一地新黃，明淨的小溪流着明淨的月光。說是仙境實在又太像人間，你不見遠處的燈火嗎，山後時傳狼嗥，夜巡的印第安人，在那里搭着蓬帳，以防禦湖上的海盜。

（飛近一棵大樹，潘彼得息下了。）

我願有間可愛的小屋，

要小到像蝸牛的家；

四圍砌着低低的紅牆。

屋頂蓋着青苔的綠。

那不是文黛的歌聲嗎？彼得張開眼來：小屋高架樹頂，空洞地一無人影，小銀鈴也在他的身旁睡熟了，歌聲只是自己的幻覺。月光如水，湖面林邊，隔一層輕紗似的薄霧，涼夜正向西移。

彼得輕輕地嘆了口氣。

自從文黛帶着流浪的孩子們走後，鐵鈞伏誅，仙境也遂形冷落了。失去了愛的對象，失去了憎的對象，沒有熱情也沒有戰鬥，空虛的日子一天天積疊起來，彼得的心像一個無可倚靠的大海。

他鼓了下翅膀，一骨碌翻身。

一樣是肥碩的香蕈，一樣是灣曲的小徑，有晶瑩的露珠撒上冷冷的夜苔。他飛

上樹梢，向藍空繚繞，遠處，人魚在月光下沐浴，企鵝踏着迂徐的謹慎的步子，似晚禱的聖女，憫塵寰多劫，禁不住淚下點點。

彼得又輕輕地嘆了口氣。

飄下一片落葉，小銀鈴在轉側哩。

潘彼得收起翅膀，夾入腋底，靠着大樹閉上眼睛，悄悄地。

（小銀鈴醒來，張目四顧，瞥見彼得安睡着，就鬆口氣跳舞起來，火球裏滾出輕盈的歌聲。）

丁令，丁令

女人的愛情

像一枝尖釘

刺向

潘彼得得胸臆，

（心在煩惱裏航，）

丁當，丁當！

丁冬，丁冬！

但願今夜有一陣風

吹一個好夢

黏上

潘彼得得翅膀，

（心在幸福裏航，）

丁當，丁當！

舞蹈隨着歌聲停住了，一個翻滾的紅球曳着萬道霞光，漸漸地趨向靜止。寂寞
又打叢林裏伸過手來，撫摩着淒白的夜，撫摩着月光下向湖畔引展開去的無邊的
平疇。

小銀鈴躡着腳走近彼得，撒下一把睡眠，又躡着腳走了開去。

現在，這小小的仙女已成了彼得唯一的伴侶，忠誠的保護者。她的智慧和靈巧
傳播於整個仙境，自從文黛去後，也已傳播於整個人間了。你不曾從孩子們口頭聽
到過關於小仙女的故事嗎？那裏面有她聰明的影子。

（潘彼得漸漸地落入夢境了。）

春天從樹枝滑下，掩過湖面，綠遍原野。肥壯的嫩芽向山地怒奮，不知名的小花

這里那里開着，青草的香味洋溢在空氣裏，洋溢在孩子們的歡笑裏。雙生子挾了鴛鳥在跳舞，尖頭吹着簫——那是一種蘆管做成的樂器。

屋子裏，小母親文黛的故事已經開始了。

『你們聽過玻璃鞋的故事，也會聽過琉璃公主的故事嗎？——很久很久以前，有個國王年老無子，他和王后天天祈禱，希望上帝賜個兒女，來繼承他們稀世的尊貴和榮譽。不久，王后果然生下一位公主。一切都順利，只是新生的小孩通體透明，臟腑畢現，彷彿琉璃做成的一樣……』

『如果她的眼睛能夠流轉，那不很好玩嗎？』米却爾拍着小手，跳起來說。

『她能和常人一樣的活動。不過國王却非常憂慮。人是一種可笑的生物，他們常常要求自己與別人不同，一面又擔心自己竟會和別人不同。奇裝異服，鉤心鬥角，無非爲了標新立異；但你如果索性給他特別一點——少生上一個鼻子，那又會十分着急，慙慙地慚愧欲死哩。』

約翰按住鼻子，做個鬼臉，引得孩子們大笑起來，有誰靠着牆壁倒了。被震開的百葉窗前，立刻出現了一個極其醜惡的面孔——中間坦堂堂正少着個鼻子，

『鐵鈎！』孩子們驚呼着，跌跌爬爬的逃散了。

彼得連忙抽出腰劍，向窗外的海盜首領砍去，一道火光從劍口迸發，一個沉重的影子應聲而倒，那不是鐵鈎，却是站在他身邊的文黛。

彼得驚叫了一聲。

『你夢覺嗎？』小銀鈴推着他。

夜走完了黑暗的路程，曙光從遠山的背後泛起，湖面，朝霧一重又一重地摺着，織成白茫茫的一片。

彼得醒了。

春天還沒有來，文黛也不會來的。

他拍了拍翅膀，抖掉一夜幻夢，清晨的生氣帶來工作的慾望。一振翮沖上雲霄，
潘彼得飛遠了。

（飛着，飛着，向天上。彼得的嘴裏低低地唱。）

我是少年，我是青春，

我是初升的旭日，我是行吟的詩人。

一個意念創造一個新的世界；

我是從卵裏孵化出來的小鳥，

我是愉快。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一日寫給一個沉默苦悶的孩子。

捨

遙遠的錫狄亞的北角，高加索橫跨於黑海和裏海之間，史克斜峯陰霧沉沉地
矗峙着，暗澹如垂暮的老人。荒涼的天蓋下傳遞出鐵石相擊的聲音：

——丁東，丁東！

深谷學舌似的答應：

——亭同，亭同！

餘音斷處落下一聲低低的嘆息。

（鐵匠赫泛斯托士放下巨錘，抹去額角的汗珠，好心地向被幽囚的同族瞥了
一眼，帶着惶恐他背上工具，跛着腳頭也不回的去向宙斯復命了。）

遠近一片蒼茫——

天空，

山脈，

海灣。

懸崖禁錮着一個白身的帝坦。

（萬物凝神屏息，驚異地望着這奇蹟。）

時光流着，帝坦的白身儼掛似千丈飛瀑。

誰能對此而無所動心？這囚徒——一個岸梧的丈夫，彷彿一舉手可以擊碎一個世界，撕裂百萬座高崗與原野。碩大的臂膊，剛健的腿，全身骨節向四面八方舒展，一切發育只遵循一個條件：美。還有第二個嗎？第二個是壯：渾身肌肉迸出創造的力，精氣瀰滿裏有生命的光芒。宇宙深深地嘆息，神往於這不老的雄偉和無羈的俊逸。

（一陣波濤洶湧。由於愛，由於憐憫或是某種輕薄的慾念，牠伸長舌頭，高高地舉起自己去舔摸光澤的肌膚，彷彿受了灼傷或是突然的刺痛，牠驚叫一聲，又趕緊縮回身去。）

海洋笑了。

懸縛着的帝坦毫無動靜。

他，預思者普洛米修士，被釘於水面峭壁之上，四肢套住鐵鎖，一道石楔圍繞胸膛，將在無盡的歲月裏熬受苦難——由施予換來的重担，屈辱挑逗憤怒，而智慧却賦予他以沉默，他閉目尋思，任命運恣意播弄，却心甘情願的肩起災禍的枷子，創楚折磨皮肉，孤獨一口口向靈魂侵蝕。

（時間似迂徐的蝸牛，在煩躁的心裏緩緩地爬。）

白堊，焦岩，沒有生靈會駐足於此——這世界的邊緣，原始的荒漠掩蓋住一切。當苦痛騰出罅隙，寂寞便張開雙臂……

向奔放的生命擁抱了——伊。

（於是期待遂成爲精神的苦獄。聽這是什麼聲音？）

我們來自遙遠的洞府，

駕飛車順着白鷗的路，

一陣天風挾一座海浪，

轉眼便近險巖的高崗。

如輕雲掠過海面，一羣白衣的仙女隨着歌聲紛紛降落，飄動蟬翼似的長裾她們收起翅膀，而跌着的腳遂跨開盈盈之步了。由於苗條才使人憂心於她們的荏弱，海洋的女兒們捉風弄潮，有波的柔順和浪的活潑。

擁住史克斜山峯，她們棲止於輕霧之上。

（普洛米修士喃喃而語。）

「飄送到我耳邊來的是什麼聲音啊，如空谷禽鳴，在苦難的日子裏也有撫摩我的靈魂的手嗎？是你們呀，海洋的年輕的女兒，載歌載舞，灑落着藍色的小花，你們是在播送同情嗎？」

「在你的聲音裏我們聽到哀愴，普洛米修士，鐵石鎚擊如驚雷突起，我們到此來找尋赫泛斯托士這跛腳，請他為我們打副金的鎖片和銀的項鍊。」

「煉成無比的重荷牠們已掛在我的身上了。」

「桎梏是罪人的飾物嗎，這可詛咒的手藝！受着禁錮你究竟犯了什麼？」

「愛。」

「愛能是罪名嗎？」

「施子。」

「施子應獲善報。」

「而爲我的愛和施子所邀來的却是災害。當宙斯登上他的寶座，睥睨一切，以橫逆加諸弱者且又沾沾自喜時，在他腳下我看見藐小的可憐的人類，高擎毀滅的命運向自然掙扎；毒蛇猛獸洪水疫癘，沉落於劫數中無法自拔。在死亡之前能不加援手嗎？抱着惻然的胸懷我遂許以前途，將希望插入他們的心底。」

「一些盲目的希望。」

「在靜夜，趁着闐寂我潛入雲門，取了奧令辟斯的火，用蘆管輸送到人間，一星之微遂燦然燎原了，盈綴成毯，爲寒冷輸熱向黑暗放光，幽陬陰谷間散播着紅色的歡樂，似五月的石榴花飄向生命之樹上。」

「莫要過份的恩典世人吧，普洛米修士名爲預思你竟沒有想到宙斯的憤怒。」

嗎？」

「我瞭然於行將發生的一切。犧牲是慘厲的試驗，在爲人類的事業上我必須盡更大的力。」

「你是走入迷途而被棄於自己的睿智了。」

「我關心着明天。」

「這就是你的解釋？」

「在仇敵的手裏忍受禍難，不算是恥辱呵！倘我以我所受的爲痛苦——我能使痛苦成爲人類的命運嗎？倘我以我所歷的爲恐怖——我能不借黑暗以一星之光嗎？以憤激反抗不幸，我願學百鍊之精金。」

「你忘了自己？」

「我成全着別人。」

「你無視於宙斯的權威？」

『因為我看見一個真理。』

（仙女們迴旋翻翻又消失了，天上的宙斯轉成憤怒，於一瞬之間。）

而風乃開始呼號，海浪憑藉淫威向肉身衝襲，電火以雙叉的觸鬚不斷地投射酸痛的麻痺的擊刺，豪雨如注，雜雷鼓而猛下，山岳在痙攣哩。一聲霹靂送一切都入海底——那黑暗的額曰「塔塔魯斯」的深淵。

普洛米修士靜默着。

躍起投落，投落又躍起，懸崖拋擲他如盛鞠者之娛戲，（他還背着鎖鍊哩，）塞米斯的兒子暈過去了。山岩上淋漓的血，淋漓的雨，淋漓的散發鹽味的海水。聽遠處的黑松林在號哭呢，爲了命運的寂寞？爲了暴君專制下歲月的悲慘和殘酷？

普洛米修士靜默着。

（漸漸地風平浪息了，宙斯收過橫暴的刑罰，撥開漫天的烏雲出現一枝蛇杖，執在神的使者哈爾米斯的手裏。）

「在災害折磨下該已回復你的理智了，普洛米修士，祝福你有一個明睿的頭腦。天父使我傳言你去收回人間的火，並以說出你心底的祕密作為釋放的條件。你醒着嗎？」

「……………」

「執着於錯誤真是賢者之恥呵，善行莫逾悔改，而成功却在於捉住一瞬即逝的時機。在一千個否定中你就說一個「是」吧，自由在等候你，尊貴和光榮伸着兩臂……………你不說話？」

「……………」

『生命是萬有的起點，爲着那些藐小的生物你是過於浪費自己了……爲什麼你沉默着？』

『……………』

『倔強的反抗者，你的沉默將招致永不合眼的霹靂和更爲鋒利的電劍，遠過於你已受的慘烈。風吹雨打，當你爲歲月積壓而漸就顛悴時，宙斯的帶翅膀的獵犬——那猛鷲的目光炯炯的鷹，將以利爪撕裂你的肢體，啄食肝臟如貪饕者之野宴。（你能漠視碎割的痛苦如你忽然於賢明的勸告嗎？）爲了明天的咬齧黑夜將償補白晝的損失，日復一日，使你在悲苦航路上得不到片刻的休息……你不反省嗎？』

『……………』

『你就以沉默和冷靜作爲回答了？』

『……………』

黑暗裏。

（帶着恨毒和羞愧哈爾米斯隱沒了，風雨繼之而起，雷電大作，一切都沉失在

雨霽後。

一朵烏雲在天空盤旋，自遠而近，一隻鳥，鷹——宙斯的帶翅膀的獵犬。

盤旋又盤旋。

飛近史克斜峯時牠探首四矚，妖婆似的紅眼睛在轉動裏閃爍，黑色的羽翼背負着永年的夢魘，那尖喙，吃過無數生人，比作利刃也許還要鋒銳，在飽飫血肉之前漏下鈎魂攝魄的咒語。

嘎溜，

嘎溜，

嘎溜溜。

嘎溜溜。

突然間牠向帝坦的白身下撲，這第一下搏擊，一陣被撕裂的慘痛使普洛米修士戰慄，精強的肌肉遂碎成片片了。

（受着命運的規持他沒有死。）

一年年，一年年，在史克斜峯前，熬煎苦難，獻身於犧牲的事業——
普洛米修士靜默着。

一九四四年，三月三十日。

渡

摩西從昏迷裏醒來，這是他垂死前最後一次的蘇甦。他孤獨地躺在昆斯迦山頂草原上，約但河從脚下流去，他俯瞰了祖先的故鄉，半世紀來寤寐以求，指望在這塊土地裏撒下自己的理想。現在，當他平靜地躺着的時候，相信不久便是下種的季節。（經過四十年沙漠上的流浪，雅各的子孫們洗去浮華，恢復了原始的樸實。）而他自己，在耕耘之前必須死去，因為他的觸角——神祕的蛇杖已經伸入了遙遠的天國。

（他相信人間勝似天國，因為戰鬥比靜止更美。）

是回憶的夢幻呵，高原的駝鈴響了，彷彿戰馬聽到號角，摩西的眼睛亮起光輝。

（時間一轉眼中後退了五十年。）

以色列先知現身於法老之前。

「讓我們的民族和平地退出埃及！」他說。

「空想的自由的確比貧困的生活有趣，」門拿拍王呵呵大笑，「可是我的朋友，你怎麼能帶着這些懦怯褻褻的傢伙，渡過洶湧的紅海，遼闊的西奈沙漠，渡過饑餓、乾渴和疾病，去作幾千里或是幾十年遙遙的跋涉呢？」

「要點是，」摩西靜靜地回答，「他們必須從奴隸的命運渡到自由人！」

「他們不能，」門拿拍王沉下臉，「我需要苦工，因為新的金字塔尚未完成。」

摩西的蛇杖伸入尼羅河，河水紅了，斷絕了飲料的埃及人到處呼號。

而法老則頑強如故。

於是，以色列先知招來第二次災害，他驅使尼羅河的青蛙上岸，讓千百萬黏滑的畜牲在國境裏爬，跳上宮廷和皇座，使每個人陷於困擾和不安。

而法老則頑強如故。

帶來第三次災害的是成羣結隊的蠅子，它們滿室飛舞，迅速地散播了疫癘和死亡。

「你必須把這些怪物趕跑，」法老在召見摩西時說，「我將允許你的民族一個假期，讓他們回到沙漠，用祖先的儀式向自己的上帝獻祭！」

「我願意！」摩西靜靜地回答。

他停止了蠅羣的活動。

可是，當最後一隻蒼蠅飛出膳廳，死亡的威脅解除，法老便取消了自己的諾言。

又一次災害降臨了，象着的牲口染上蔓延的瘟疫，於是鮮肉的供給成了問題。

法老依然拒絕摩西的要求。

又一次災害降臨了，可怕的瘡癩迫使埃及人呻吟，沒有藥物能夠治療這古怪的疾病。

法老依然拒絕摩西的要求。

雷霆劈開埃及人儲藏亞麻和秧穀的倉庫，春耕的種子爲天火燒燬了。

法老依然拒絕摩西的要求。

於是，如暗雲也如密雨，成羣的蝗蟲飛集於這個可憐的國度，不到一天，青草綠樹卸盡濃粧，在埃及找不到一片連在枝上的小葉。

『我可以讓猶太人退出埃及，』法老對摩西說，『可是，他們必須把親生的孩子留作人質。』

摩西搖頭：

『我無法領受你的盛情，因為以色列的子女必須與父母同行。』

於是，一陣飛沙從荒漠吹來，掩蔽天日，使整個埃及沉入黑暗，循環二十四小時，裏不分晝夜。

『留下你們的羊羣，』法老向摩西表示讓步，『我願放你的民族出去！』

摩西搖頭：

『我們什麼也不能遺留！』

災害又一次來臨。

死神，踏着迅捷的步子在尼羅河流域巡行，他穿越埃及人的家庭，每過一處，便

帶走了他們的長子：死。

悲哀淹來，痛苦使民心動盪。

門拿拍王大起恐慌。

（現在，法老承認有一個比自己更強的力量把他打敗了，一個求自由的意志。他不再抗拒。）

這一天用完晚餐，魯班，利未，猶大，西蒙，伊薩卡和柴普倫等衆部落，帶着他們的孩子和家畜，開始向約但河邊出發，孩啼，羊嗥，犬吠，曼長的行列伸入黃昏，遠遠地，遠遠地。駝鈴響了，星月在天，火把在他們的手裏。

（脫逃奴隸的命運他們向老家進發。）

夜，黑暗，沉重的脚步。

崎嶇呵——向自由的路。

他們到了紅海的邊緣，滿目汪洋，萬頃波濤引入窮途，疲倦的人畜自動地歇下脚。摩西吩咐沿岸紮營，打火做飯，趕明兒結隊渡海。

夜盡時——

背後，追兵在熹微的晨光裏揚起塵頭。

法老率領人馬，旋風似的趕來，聲言要替埃及的長子們復仇，讓猶太人淪為永世的奴隸。現在他到了海邊，却看不見他的逃亡者，一片祥雲掩蓋了摩西的營寨。侵晨。

摩西的蛇杖向空一劃，海水分隔，各部落緩緩前進，安然渡到彼岸。雲——千萬爭自由者意志的化身，在法老的眼前冉冉上升。

門拿拍王這才瞧見摩西，瞧見海底的路，他一馬當先，全部軍隊相隨入海，不知

是波濤抑是人馬，發聲喊。

海水合了。

法老和他的部隊沒有個生還。

回到原野，以色列的子民們自由了。

奴隸們習慣於被蓄養的安逸。

出了埃及，猶太人必須爲自己的生活苦鬥，吃的時候宰牲，喝的時候掘井，荒涼和疲勞使他們懷念都市的享受。『讓法老的鞭子打得更重些吧，』許多人想，『我們不要這樣的自由』

困惑在心裏滋長。

一個個，他們在背地裏詛咒。

荒野有待於墾殖。

過了斂林，糧食的供給匱乏了。

「給我們東西吃，」他們對摩西說，「否則，讓我們回到埃及去！」

以色列先知點點頭，默然不語。

晚上，遵了摩西的吩咐，他們在營幕外獵得飛集的鵪鶉，第二天，野地裏的曼那結菓了，霜似的白，做成餅，蜜似的甜。

香，新鮮。

在悠長的年月裏，猶太人一直用這個充飢。

流浪的隊伍到了利費丁。

沙漠的灼熱使他們想起尼羅河，碧波漣漪，他們需要飲料，而這裡却得不到一

滴水。

「讓我們回到法老的治下吧，」猶太人埋怨，「我們的孩子快要渴死了。」

摩西舉起蛇杖。

霎霎他打着山岩，磐石分裂，一股泉水從石眼裏湧出，那麼凜冽，那麼清，幾乎使猶太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恢復了，以色列先知的威信。

在艱苦的旅途上，他們碰到了亞碼力人——一個兇悍的阿拉伯種族，偷雞摸狗，一路上劫去無數牲畜。直等摩西突然發怒，吩咐約書亞作戰，這個勇敢的青年率部進攻，人馬奔逐，塵土滾滾而起，喊聲填塞了曠遠的沙漠。

摩西舉手向天。

日落前，雅各的子孫得了勝利。

他們到了米甸，闊別的夫妻於此相會，西波拉帶着兩個孩子來晤摩西，爲了以色列民族的自由，感情的睽隔似乎比歲月更久。

（偉大的心地如園地……）

聽從葉忒羅的建議，一個新的制度產生了。

從以色列民族裏選拔有才能的人，立他們爲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長，十夫長，讓百姓們管理自己的事情。

是的，一個新的制度產生了。

流浪的部落出了沙漠。

在西奈山脚，猶太人的大隊紮住營。

帶着約書亞，摩西登上古山的高巖，將近山頂，他吩咐約書亞止步，獨自上前去聽耶和華的聖命。

前後四十晝夜。

西奈山爲一片祥雲所掩蓋。

往後，以色列先知帶着兩塊法板回來了。

遠遠，歌聲發自營地。

跑近時，摩西勃然大怒，因爲他看見一切，看見耶和華的背叛者在這四十天裏造下的罪孽。

流浪者的營幕改了面目，看去宛如尼羅河畔的村落，婦女們摘下金環，鑄成牝牛的偶像，跟埃及人膜拜的一模一樣。而此刻，耶和華——不以以色列民族的叛徒，正在圍着牛犢跳舞。

他把法板向地下一摔，碎了。

於是取下金牛，狠狠的踐踏。他站在營門口，高聲叫喊：

『以色列的真正的子民，到這兒來！』

強悍的利未族首先響應，紛紛跑到他的臂下。

摩西吩咐把叛亂殺平，於是廝殺開始，自晨迄暮，騷動終於靜止了，他們一共殺了三千人。

死者的眼睛一個個凝望着西奈山，他們的先知曾在那兒鑄刻法板。

（團結，必須有共守的法律……）

摩西再度登山，四十天後攜回兩塊石板，上面鐫着猶太人的法律：
他們不可敬奉別的神，除了耶和華。

他們不可爲自己彫作偶像，如在埃及時那樣。

他們不可妄稱耶和華的名。

他們應該操作六日，第七日安息，守爲禮拜日。

他們應當孝敬父母。

他們不可殺人。

他們不可姦淫人妻。他們不可偷戀人夫。

他們不可偷竊。

他們不可作假見證，陷害鄰人。

他們不可貪慕鄰人的房屋、奴隸、牛驢以及一切屬於鄰人的東西。

這便是有名的十誡。

爲了禮拜耶和華，他們築成幕屋，利未族人被選爲祭司，油燈亮了，祭司抬出法櫃，一千人起立朗讀，使法制成文，使流浪的部落成國……

收起幕，他們繼續前進。

利未族人抬着法櫃前導，護送七千人的行列，雲柱在頭上飄浮。

繞過西奈，他們走入森林和曠野。

潮濕的氣候使毒蛇繁殖。

摩西吩咐以銅鑄像，高高的掛在桿頭，這樣，猶太人辟去了毒蛇的災殃。

漸漸地，他們逼近了約但河。

巨人安那克的兒子盤據着亞伯拉罕的農場，要進佔這塊舊日的國土，以色列民族必須作戰——摩西在心裏盤算。

營幕裏散佈着關於巨人的可怖的消息。

爲要遏阻謠言的傳播，摩西決定派人渡河，他從十二支族中各選一名，讓約書亞率領着去偵察迦南的情形。不久，約書亞和迦勒回來了，他們從實谷採來了石榴和葡萄，以證明這塊失去的土地的豐饒。「遍地是乳和蜜，」他們說，「爲祖先爲兒孫，我們必須不怕戰爭。」

這一晚，以色列的營幕裏起了叛亂。

奴隸制度使人類的靈魂轉成懦怯。

這些猶太人，在都市裏住了一陣，如今已害怕弓箭，畏葸貪吝，得只顧目前。『我們受夠了飢渴，暑熱，蛇蝎的苦難，』他們叫喊，『無窮的旅行使我們厭倦，我們不要自由，我們要回到埃及！』

演說和叫聲到處起來。

摩西帶着約書亞，在各營裏奔走勸解，希望在最後一分鐘裏說服自己的部下。可是，迦南人和亞瑪力人偷偷地殺過來，他們襲了猶太人的營，乘着混亂。

廝殺，叫喊，火光……背負着「期望中的大地」以色列民族失敗了。

（摩西的意志永不失敗！）

渡着畜牧的生涯，猶太人在沙漠上流浪了四十年。

四十年過去了，孩子們長大成人，一個個結實，健壯，完全褪盡了奴隸制度的影響，他們的父兄早已去世，怯弱的靈魂跟着埋葬。這一代，舉起上萬的手，他們是摩西的意志的支持者。

而摩西，如今已垂垂老去，自知死期將近，把偉大的使命留給約書亞，獨自爬到死海東岸的昆斯迦山頂上，回顧生平，一面向約但河流域瞭望：豐饒的以實谷在他眼前，強盛的猶太王國在他眼前……

『要點是，』他彷彿聽見自己的聲音，『他們必須從奴隸的命運渡到自由人。』於是，在極度的疲倦中，白髮的先知笑了。

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日。

鏡

在黃昏的地攤上我買到一面銅鏡，青色斑斕，纖巧的凸文篆着古昔的年代，沿積了層層塵埃，使耀眼的光澤爲所掩埋，遂黯然有遲暮之感了，我獨自摩摸，又不禁低首默吟：

——至德二年十月，

聽不見驚閨葉我已無法去找磨鏡的老人，遂一任鏡光挾青春逝去，卽有關懷也無非紙上雲烟。你說我不應低徊於此嗎，人生如謎，而我們又大抵惴惴於這謎底的揭示。誰不企求着生命的絲延呢？

歲月冉冉，讓人耐心守候，彷彿鞭下的老牛一步步行走，任重道遠，最後到了一個終點；等不及揭示早已寂寞的倒下了，沒有誰瞥見過自己的謎底。——你說生命

多費猜思！

一個陌生人便對我談起鏡子。

（也許我聽到的仍是自己的言詞。）

——試默想鏡裏的情形當你躲在鏡背的時候，向人生，你豈不也有一天撒手？
一晚上我獨坐苦思，磨瑩着鏡面遂若有所悟了。誰更於我親暱，如這鏡裏所顯現的爲我的歡樂而笑也爲我的悲哀而泣！一萬次我注視鏡面，一萬次我看到自己。方我慶幸於存在的永恆時，不幸鏡子一離開身我已從鏡面消失了。

於是我記起一個故事。

我記起這造鏡人，一個被罵爲沒有心肝的，風流自賞，在兵戈亂離中豪奢地偷活了六年的君王。懷着無限巧思，以絕頂的才調織造快樂，他愛的是高樓暖閣，畫棟縱橫，朱紅的沉檀鑲着層層碧玉，望「臨春」在臺城連延，右面「結綺」左面「望仙」。華鏡初上，三五好女兒婆娑起舞，長袖翩翻，你不聽見急管繁絃嗎，「麗宇芳林

對高閣，新妝豔質本傾城，「一曲未終已滿座泣下了。問所譜是何新聲？」

——玉樹後庭花。●

是的是的，我記得這曲名。那邊背鏡靜坐，支頤而思的不就是張麗華？她的眼前放着一面鏡子，鏡裏現出一個佳人：年輕，嬌豔，紅潤，多麼美麗呵，這青春！想着想着她遂默默地出神了。

而那鏡子，玲瓏且又精緻，在火紅裏反射出燦爛的光，托映着絕世的麗質，乃愈見其輝煌了。鏡背銘着的是些什麼花紋，什麼字蹟？

——至德二年十月。

這幾個字唸起來可真稔熟。

吓，你瞧你瞧，在我手裏，從黃昏的地攤上買來的，懷戀着美人的豐姿它已獨自黯去了。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

● 張貴妃名麗華，髮長七尺，光可鑑人，瞻視盼睐，照映左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以居之。妃常于閣內說妝憑檻，宮中望之，飄飄若神仙焉。與諸狎客共賦詩，探其尤黷麗者，被以新聲。名其曲曰「玉樹後庭花」，後分爲二曲。陳亡，後主與妃匿入景陽宮，麝腦井，爲隋將

韓擒虎所獲。事見樂府集。

枕

許多日子來我常掛記着一件寶物——天寶宮庭裏的遊仙枕。不比邯鄲客邸，數十年卿相只抵得半炊黃粱，而眼前的老道却已頭白了。我說的是軟玉一片，溫潤明澤，又何須侈言遨遊，十洲三島四海五湖，一睡上便盡在眼前。

是我沉溺於神祕了嗎？

或是你沒有追蹤這掛記的由來。不幸我們都是塵世的凡人，對着瑣瑣的生活，蓋已十分倦怠，偶有所屬，遂不免寄情物外，使精神被牽於靈魂的鄉國。孩提時我有許多夢想，愛英雄駿馬寶劍，神馳於平沙無際的戰場。對着藍空又常自沉吟：有這麼一天我會飛往別個星辰。

你問我是月球抑是火星？

兩者之間我並無抉擇。長夏無俚，倚庭階看日影西移，默然自懷，一拳之石遂使我不勝嚮往了。且慢說頑石無靈，又安知非舊宮瓊寶，隨着年代的侵蝕乃又歸真返璞，與古鱗蟬裏有奇境可逐。於是我枕着睡去了，就像枕着遊仙枕一樣。你以爲我是依循姮娥的道路，飛向兒時夢寐以求的月宮了嗎，或是尙了槐安國的公主，帶着榮華去出守南柯？不，我不愛夢裏卿相，也難逐鏡中幻影，三十年生涯讓我有一顆倦怠的心，在枕上，我探索着人間的溫情。

我夢見一個故事。

是詩人的渲染使人心碎的呵：『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這，無論對詩篇或是人生，都是一下殘酷的轉折。你聽見暗夜棧道上的鈴聲嗎，雨正絲絲。請爲我別譜一曲，莫提行宮月色，且歌唱當年春寒賜浴時的華清水滑，回眸一笑，擁抱住自己的青春，喚回這煙似的柔情吧。我在庭階的石上轉側，學臨邛道士尋海外仙山，相傳山中有綽約仙子。

七月七日長生殿，

夜半無人私語時。

我欲從天上的玉妃聽取人間的誓詞，比翼鳥掠過高空，而地面的樹枝也竟連理了。醒來時我吃驚於自己的孤獨。

● 天寶末，安祿山反，翠華南幸，次馬嵬亭，六軍不前，請殺貴妃，帝不能救，遂就絕於尺組之下。大軍西行，登劍閣，入棧道，夜雨聞鈴，倍極悽愴，帝作雨霖鈴曲。明年還都，就養南宮，時移事遷，樂盡悲來，每逢池蓮夏開，宮槐秋落，聞梨園子弟歌霓裳羽衣一曲，則愀然不怡。會有道士自蜀山來，自稱能致其神。帝大喜，乃上極天界，下沒地府，不見；出東海，於最高仙山得之。妃獻銅合金釵，以尋舊好，並追述隨侍驪山，七夕誓心，願世世爲夫婦之言。事見陳鴻長恨歌傳。

你說這本是夢境嗎？

於是我想起別一個人，別一個故事，出現於古中國的洛水之上，藉相思而幻成的影子。正當年輕多才的王子抱着悵鬱寡歡的心懷，於日暮時回渡轆轤，車殆馬煩，念餘生長受猜忌，不禁愴然淚下而涉於遐想了。展視金帶玉釵，烟波冉冉中升起一個神女，翩若驚鴻。●你的眼睛發亮，你看見了什麼？

看見你自己的幻想。有許多日子苦思孤索，我也爲此惆悵。七步成章，便縱有絕代才華，憑藉文字，終無以掩人事之點瑕了。

你問起這幻影的媒介。

是那件玉釵金帶枕嗎？說不定就是我頭下枕着的，當年內庭供奉，有纖纖的玉

● 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不遂，太祖以賜不。植殊不平。黃初中入朝，文帝示植以甄后玉釵金帶

枕，時已爲郭后議死。植還渡轆轤，息洛水上，思甄后，作感甄賦。明帝時改爲洛神賦。事見文選註。

指撫摸，嬌啼含羞的粉頰與相偎依，如今白璧化石，只賸下枯焦一片，即使尙能幻化，也不過骷髏斷骨，無法見如水的明眸了。此時的寂寞乃更甚於夢回。這世界在寒冷下去，也許是我自己已日就衰老，不再懷奔流烈火，作絢爛之想。

是的，我被瑣瑣的生活搓傷了。

因此又掛記到遊仙枕。你說我欲借古代的傳說來醫治自己的靈魂嗎？不，我所關心的是它的作用，它的影響。即使布函一襲，想起承受了思婦的淚，小兒女的促語，哲學家的深思，丈夫子白晝人前輕易不肯吐漏的消息。我驚異於一個小天地的深邃與闊大，從這里，人們企望到別一種生活，別一個世界。

啊啊，你的眼皮垂下來了。

一九四六十二月重改。

扇

你要我在這扇上塗抹些什麼，一什新詩，一些衰老了的記憶，也許我能渲染的，只是一個畫面，設使彩筆不禿，以工細傳神，我要爲你畫上一個古典的美人。玉扇墮下，柔長的流蘇揚起紫色的憂鬱，畫中人正憑窗默想，纖纖的玉手執着紈扇。

猶如天邊滿月，這用薄紗織成的紈扇，曾是幸福與團圓的象徵，多少詩人在這上面展示過他們的才華。而你，當你擊節微吟，你的嘴角低低地滑出：輕羅小扇撲流螢。於是你大爲驚奇，你驚奇於這詩句的熟練，驚奇於詩中小兒女的嬌憨與癡情。或者你更想起輕羅小扇，白色的扇面隨着星星之火翻騰起落，在你的感覺上有一種翩翩之美，我說這是你的感覺，正像病人對於節氣的感應一樣，它確是停留在你的感覺上。

現在再來回到我們的畫面。

由這紫色的流蘇揚起的淡淡的憂鬱，恰是你對整個畫面的感覺。有一天你問起畫中人，你奇怪爲什麼在扇上再畫柄扇子，不見流螢，不是小兒女的嬌憨與癡情，一上來你便十分悵惘，對畫中人注目——爲求工細我祇畫得半截。是那種不語的情調使你於悒，你說。

我應該怎樣來解釋呢，這僅是紙上的美人？想必你熟悉一個故事，正像剛才嘴角裏滑出來的一樣，在你記憶裏還黏着別幾句詩，試一搜索你便記得：

新裂齊紈素，

皎潔如霜雪，

裁成合歡扇，

團圓如明月，

出入君懷袖，

動搖微風發。

常恐秋節至，

涼飈奪炎熱，

棄捐篋笥中，

恩情中道絕。

因此你也認識這畫中人，「修正尙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是這種絕望的叫

● 執扇歌，漢班婕妤作。婕妤失名，成帝時有寵，上嘗遊後庭，欲與同聲，婕妤辭，上賢之，及飛燕姊妹用事，譖其咒詛，考問之，對曰：「修正尙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必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雖愆何益？」上直其對，置不問。婕妤求養太后於長信宮，作此歌以自傷其遇。

喊使你心碎，正和那位自沉汨羅的大夫相似，對此你不能不償付一份沒落的憐憫。當肉肌盈實，細腰輕羸，趙家的飛燕揚袖起舞，中流臨風，正欲絕裾飛去時，『仙乎仙乎，』畫中的紈扇遂被棄如敝屣了。

你承認是這個使你竟日不愉。

過幾天我爲你另畫一幅：一個駐杖而望的老翁。●團團的紈扇代表完整的河山，有這麼一天，我願你展開笑顏。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日。

●用「團扇家家畫放翁」意。

帕

感謝你送給我這方小小的手帕。

從這個贈與裏我想起一件故事：由於專制政體下封鎖的嚴密，我已無法告訴你這故事發生的年月，有人說是唐朝，好吧，在唐朝二百八十七年裏的某一個元宵節，一位姓張的青年到京師乾明寺去賞燈，在寺角拾得一方紅綃帕，帕裏的香囊裏住詩句，纖纖的字跡記下了飛來的奇遇：寄與天下有情人，鈿車一乘，相期於來年的燈夕。

你說這是對命運的戲弄嗎？我們聽慣了拋綵球的故事，玉手一揚，紅綾球從樓頭滾滾而下，生命的冒險者呵！天知道牠將掉在誰的身上：一個乞丐，一個才子，一個愚蠢的富家郎，我們的年輕朋友從乾明寺前拾起紅綃帕，渡完多夢的日子，第二年

元宵重遊舊地，燈影恍惚，遠遠地來了輛車子，雕輪繡轂，車前掛雙鴛鴦燈一盞——這是裏在香囊裏的暗記。他便朗朗地背着詩句。寺裏的比丘尼引他與車中人相見，絕代顏色，是當今節度使李公的寵姬，幾年來候門歲月，怕誤了如花芳年，紅綃帕權充媒介，一見傾心，遂於星夜出奔，雙雙在江南偕老。

如果說這故事代表的是強烈的追求，更重要的乃是決絕的遺棄。我們生活在社會的定型裏，倘不堅拒傳統的影響，新的希望便無由生長。你說紅綃帕像是傳說裏的綵球，難免於莽撞的印象吧，率性任性，一往而不返顧的行爲蓋出於極度的憎

● 京師宦家子張生，元宵遊乾明寺，拾得紅綃帕，裏一香囊，有細書絕句二首，詩末書曰：「有情者

得此，欲與妾一面，請於來年燈夕，相期寺首，車前有雙鴛鴦燈者即是。」生如期往，果見雕輪繡

轂，掛雙鴛鴦燈一盞，惟騶衛甚衆，無計可就，乃誦詩車後。女至寺，令尼約生，自稱節度使李公寵

姬，「奈公老邁，誤妾芳年。」遂隨生逃隱姑蘇，偕老焉。事見歷代女子文集。

惡——如這位女主人所施於節度使的一樣，一千回詛咒裏不參雜一次祝福。現實是靈魂的枷鎖，在她自由的觀念上必須擺脫。紅綃帕在這裏成了挑戰的旗幟，爲使沸騰的感情有個歸宿，如蛻變的蛹，在痛苦和勇敢中扔掉舊日的軀殼。

她的故事在弱者的心底發光。

因此我又想起這方小小的手帕——你的珍貴的贈與。一千三百年長時間保證這個世界的轉變，讓我爲這一代的女性祈禱，這是旗幟，它已賦有了新生的意義。

一九四八年六月三日。

生死抄

死

晚上，黑暗驅走了黃昏的微光，像離弦的羽箭，像決口的湍流，迅速地穿過胸懷，淹沒了幽鬱的心坎，我淒然，愀然。

無可挽救地，孩子吐出了最後一口氣。

我趕緊把他收殮，埋掉。

第二天，大的一個孩子起身以後，在床上環視了一下，找不到他的病着的弟弟，就向妻查問起來。也許是想瞞過，也許是不願重撫這心底的創痕，她撒着謊：

「看醫生去了。」

『怎麼讓他一個人去呢？』

沉默——我們窘於回答。

『他自己認得路嗎？』

沉默——我們窘於回答。

然而他偏追問得緊，牽住了妻的衣角。

妻不能忍耐似的，低低地說：

『弟弟死了！』

『死了！』孩子的面孔立刻轉成了嚴肅，他抬起眼睛，緩緩地問：『死了還能夠回來嗎？』

『不能回來了呵！』妻搖著頭。

（我默默地禱告：我願這死去的幼小的靈魂能夠回來，要不然，也能夠找到他的路，他的伴侶。）

孩子卻嗚嗚地哭起來了。

悲哀

赫克里士從死亡的手裏奪回了亞爾克司蒂絲，我卻失敗在牠的手裏。

死亡抓住了幼小的靈魂，像狸貓抓住一隻隱鼠，任意的加以扎打，摧殘，玩弄，等到自己也覺得厭倦了的時候，就把牠吞沒。

我悲哀，似從一場惡鬥裏失敗下來的悲哀。

「他要活」

我跑上生命的頂巔，聽松風低嘯，溪水潺潺的流着，樹在震撼，山在動搖。

生命在跳躍！

我跑近疾病的深淵，在冷冷的淵水裏照見孩子的苦臉，聲在低咽，氣在微喘。

生命在跳躍！

這就是人生的盡頭嗎？惜別的眼淚，失望的嘆息。我恐懼，驚惶，像觸着了蛇蠍一樣地喊：

「他要活！」

然而他終於死了。

停棹小唱

我躺下靜聽，不知道

在我身邊的是心的聲音還是海的聲音。

扁舟

我在朦朧中看見一個浩渺的海。

……
越過風暴，扁舟從怒潮裏衝出來。後面，緊緊地追逐着電的霍閃，水的呼嘯，波濤捲起無數的崗巒，無盡的森林，原野。那裏面有山鬼的狂笑，惡鳥的驚啼，戰馬的悲嘶

船身騰空似的盪起來，又很快的落下去。

黑的天，狂暴的夜。海面浮動暗雲，第一個浪頭平下了，接着又起了第二個，第三個……無邊的海，無際的激盪。

坡賽頓，他沉下鐵青的臉。

我又彷彿寄身於浩渺的海裏。

兩腳踐着波濤，踐着幻成的崗巒，森林，原野，也踐着我的載夢的小舟。失去了天邊的星星，漫滅了心底的方向，像一隻負痛的小狗，扁舟在漩水裏竄滾，盤旋。十年來的海上生活第一次起了劇變。驀地一個襲擊，毀了我的舵，我的槳，我的悠悠世途上的生命的伴侶，希望的寄托者。

我哀傷，詛咒，卻又以血和淚，增加了海的澎湃。

孤舟不斷地掙扎。狂飈，豪雨，是神的懲罰？然而我決不禱告來，相信我的存在吧，

我將搗毀「他」的寶座，剝奪「他」的尊嚴，在生存與滅亡之間，我決不禱告！

呼——嘩啦！一個浪頭崩散了。

破碎的木片如零落的記憶，向海面漾去，我不知它將漂到多遠。也許將漂入鯨魚的肚中，和人類的屍體一齊消化；或者是漂進漁翁的網底，幻成美麗的希望，他，那漁翁（我不知道他是誰。）小心地拖了起來，猶如拖着幸福的巨囊，然而他感到沉重，網得了一個孤獨者的回憶，他將感到無比的沉重。

海，這忿怒的海，黑的海。

扁舟蕩近一所荒落的燈塔，沿着塔座，波濤吐出白色的舌頭，彷彿裝着鬼臉，在給人以擲揄。而風雨卻漸漸地停止了，寂寞立刻向四面蔓延。遠處，天空劃亮了閃電，海面跳動着無數的魚鱗似的火燄。

也許，這就是我的心——失去的心。

我投下沉思，投下無聲的悼詞。水花一圈圈大起來，大起來，側着耳朵，我聽不見一點回音。

海，這憂鬱的海，藍的海。

我停下船，面向浩茫，寂寞地長嘯。海燕在我的聲音裏翱翔，奔舞上下，如黑的天使，如灰黯的旅人的夜夢，然而，它曳着黎明的曙光。

斷槳敲着破舷，歌聲飄散於黎明的曙光裏。

我來自田野

我來自田野，沃原培植我的童年，泥土使我結實，而生活却召我以工作。每天，天纔光動，我一骨碌爬起身，幫着長工們整理農具，吃力地負向壟頭。天外，那兒是數不清的吠哇，望不盡的闊野，雖然種着的多半是地主們的淫糜和逸樂，但這地皮是榨不盡，也刮不完的，牠還允許我們栽下一顆小小的希望，在泥土裏發芽，茁長，却又催

五月的南風帶來收成的愉快：菜花黃後，麥子漸老，田禾收完，大豆又綠遍了高地。誰說這不是黃粱舊夢？賣盡勞力，望到年月，而伴着我們的依然是逼人的窮窶！

我們沒好，我們是不會好的！

我來自田野，雨露灌溉我的童年，風霜使我強健，而生活却召我以工作。每天，天纔光動，我一骨碌爬起身，打掃淨欄房裏的糞洩，把牲口趕出門去，天外，那兒有結隊的羊羣，獨步的稚牛，綠茵裏綴上了黃斑白點，低頭徐齧，就這樣默守着宇宙的靜穆。每當夕陽西下，暮鴉曳着炊烟回林的時候，牠們就在我的呼喚裏集合，踏着自己的蹄影，步入了鎖住自由的欄房，以皮肉換取象養，以辛勞換取鞭策，這就是生命的意義！嚼着苦汁走完了冗長的路途，我們究竟比牛羊聰敏了多少！

我們沒好，我們是不會好的！

於是，我辭別田野，跨過海，投進異樣的人羣，如撩取水面的影子，我追捕着生活的美夢。爲了爭取自由，我才戴上桎梏；爲了襲致光明，我才沉入黑暗。嗅過了銅臭的氣味，又去看工頭的面目，熬住苦疼，磨平頭角，一絲影子掠過我的腦門，我來自田野。基督？然而在我的世界裏沒有神。我愛摩西的杖，點化江河的清流，泛起鮮血，（這可不是神話。）它是天邊的長虹，人間的毒蛇。我把它埋入心底，因爲我的心是泥土做成的。廣闊，厚實，肥沃，有一股清幽的氣息，心是田野。

收穫

心的田野裏埋下了摩西的杖。

不知經過多少歲月，種子鑽出地面，開放第一朵美麗的刺花：反抗。誰忍得了異族的侵壓，看自己的弟兄在敵人的鞭子下輾轉，掙扎！仇恨迸發，忿怒。摩西，這古代的聖者，以色列的優秀的子孫，他打死了埃及人，把尸骸埋入沙土，却留下報復的誓言，

作爲苦難中的禮物，昭示千古。

『收下吧，這珍貴的厚贈。』

心的田野裏埋下了摩西的杖。

不知經過多少歲月，花瓣告別枝頭，結成第一顆碩大的苦果：鬥爭。誰又熬得了勞役的磨折，讓奴隸的命運在人類的頭上招展，搖幌！憂患煅煉堅韌。摩西，這古代的聖者，以色列的優秀的子孫，他率領着幾十萬同胞和牲畜，涉紅海，出西奈，在曠野中徬徨，却留下堅貞的誓言，作爲苦難中的禮物，昭示千古。

『收下吧，這少有的熱忱。』

是珍貴的厚贈，是少有的熱忱——

『我們要求生存！』

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從年老的伯伯到幼小的弟弟，當曉月掛上橋頭的時候，粗細的臂膊一齊舉起——

『我們要求生存！』

火把亮起來了，在祖國的疆域上。

烈燄噴湧，這是克老伊山的巨洞，終古不滅的火脈，它毀滅了奴隸的鎖鏈，解放了被壓迫者的繩索。在黎明之際，它將奪去太陽的顏色，釀出光和熱，永駐人間。

我歡欣，鼓舞，迎接這時代的烈燄。

我歡欣，鼓舞，迎接這時代的烈燄。

然而，我突然看見蒲魯士的黑車，如一陣疾風，從陰冷潮溼的閩陔裏掠過來，他掠了我的心，我的歡樂與希望，很快地駛入地下王國。

失去了，我的普洛色賓！

我戴上黑紗，去叩悲哀的門，一切都已靜寂，而夜也再再地盡了。

悼

沒留下半句話

也不會揚起一絲灰塵，

撒下二十餘年的大夢，

一撒手

你離開人世，

像着水的雪片，

像落焰的火花，

消盡，

暗去，

化一縷輕烟——

在天邊

繚繞。

你說，

你要活，

在人間

你有捨不得的原由，

擔負了太重的愛，

太多的隱憂，

時代

覆壓着你，

像千鈞的岩石覆壓着

一顆小草，

你倔強地生活

縝密地打算，

在窄道上迴轉，

萬千憂患都一身承當；

彷彿夏天牆角的蜘蛛，

你織着

未來的夢。

但是，

什麼是工作的報酬？苦惱。

什為是善良的扈從？貧窮。

你錯估了這時代，

在這裡

血和汗全不值錢，

剝削，踐踏，損害，

沒有人

能逃過命運的安排！

於是你歡迎風暴，

你說，「幾時

這世界

來一個奇怪的變，

好讓歡喜在我心頭出現！

巨浪起來！

等不及風暴後的寧靜，
淹沒了，你這平凡的人。

你帶去兩個孩子，

依舊肩着愛的担子，

在血泊裏迸出一個聲音——

『去！』

呵，你叫我

去向何處？

難道有什麼地方可以相見，

還有誰

能把這悲哀收起！

回答我，回答我，

你叫我去向何處！

動靜

在沉默中，我又看見這浩渺的海。

我也曾登臨過千丈危崖，暮色蒼茫，聽鷓鴣長鳴，悲涼如嬰孩的夜啼；我也曾獨行於山村寒夜，愁雨淒其，聆檐漏低訴，迷惘如勞人的夢嘆；我也曾在寂寞的古剎裏，度着悠長的年月，靜思，獨坐，歷盡整個夏天，像冬眠的爬蟲一樣，闐然無語。

終於，我慢悟，我從人間的愛裏復活過來。

我沒有忘記自己是生物類。

動，我熱愛動。即使是猛虎的一個欠伸，鷺鷹的一下翻騰，森林的一陣夜嘯，長河的一道奔流，都能兜起我心底的歡喜。

動，我熱愛動。在空谷裏企望足音，在靜夜裏期待鐘聲，當筵的一曲高歌，臨陣的幾聲吶喊，都能兜起我心底的歡喜。

但是，在暴風雨裏，我經歷了死的寂滅。

一次，二次，三次，我經歷了死的寂滅。

有誰掩得這一天的血呢，這沉重的債。我從仇恨裏長大！

在沉默中，我又看見這浩渺的海。

一九四〇年六月一日。

書後

我還記得初讀赫爾岑的一個家庭的戲劇時的激動，那是前年冬天，當它剛被譯登文學集林的時候。現在我又讀完了這書的全部，心地却異常平靜，掩卷默想，恍惚走進了另一個世界，嘴角滑下一聲低低的嘆息，我無須傾吐，生活已經教給我許多了。

誰樂意接受這命定的苦杯呢？然而我不想叫饒。

災禍的窺伺人們，正像蜘蛛窺伺着飛蟲一樣，它躲在幽暗的所在，等候着人們的疏忽和失檢。這疏忽和失檢總是不自覺的。沒有一個人不參加生命的筵席，而我却已經到了微醺的地步了。還不停止你的壺卮嗎？人們也許會這樣忠告我。我的回答是不能。一個醉人決不向黃湯低頭，一個感情的人也決不向災禍屈服，雖然明知

這會灌醉自己。我的生命像一株枯樹，半腰裏留下一個窟窿，這不是黃鶯的巢穴，它承受着風霜雨雪，——灌下的正是人間的憂患。平凡，真的太平凡了。

然而至慘往往又是至平凡的化身，這多難說！

看着赫爾岑的回憶就像看着我自己的過去，那掛着血絲的往事。我沒有黑爾威席那樣的朋友，我的女人也不是娜達麗，她們中間是有着很遠的距離的。然而一個肺病患者的衰弱，敏感和多慮，却深深地刺痛了我，命運使我不能得到一個年輕伴侶的忠誠的輔助，却去病床前諦聽她的對於身後兒女絮絮的吩咐。這是什麼意思？人並不瞭解死，偏又由她自己的嘴來預言自己的死亡，居然到了這樣真實的地步。我不能想像這時候的病者的心境，猶之乎不能明白這詭奇變幻的世界。咬一咬牙齒，我於是低下頭。

生活提出了決鬥的申訴。

在這些日子裏折磨我們的不是心理的病理，而是物質的窮困，由這可詛咒的

制度所產生的必然的結果。就這一點說，赫爾岑是幸福的，他不會想到貧窶對於病人的影響。在我們的故事裏的黑爾威席是因醫藥而日漸累積起來的債務，它纏住了病者的靈魂，一切隱瞞都成徒勞。而她首先以自己的身體去償還自然——我接受了生活的挑戰。

超過這擬似的是一些顛簸的事實，達達——赫爾岑的女兒——的傷寒症侵蝕了娜達麗的生命，柯立亞——赫爾岑的次子——的橫死又進一步吞沒了它。母親的心是永遠跳動着的，任何字面都不能形容一個女人的失子的悲痛。肺炎殺了我的幼兒，結核腦膜炎又奪去了我們的「柯立亞」前者結束了母親的悲苦的生涯，後者却使他的父親背遠了病床前的諾言。失敗是一重罪惡。連續的死亡解去我的武裝，我努力掙扎，我所抓住的只是一串黯澹的日子。

八月的上海雖然比六月的巴黎來得興奮，却未必更為光明，何況那後面也正潛伏着十二月的危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的淪陷，在病人身上是一個

深大的烙印，我們不能拒絕時代的投影。

然而我終於碰到黑夜。

赫爾岑說：『過去有它的權利，它是事實，人應該克服它，不應該忘記它。』我自
信也能懂得這話的意義，但我所捧住的却是一個既不能克服又不能忘記的事實，
願啓示我以更新的路！

一九四一年，一月卅日題。

如果

如果生命是一道光，夢該是出現在光裏的影子，而死是泯滅這兩者的黑暗。

一年來，我時時尋夢，然而我捏着了一把看不見的黑暗。那是多麼深遠的黑暗！沒有光，也不留一絲影子，生命在無夢裏沉墜。——有一聲親切的探問嗎？我等候着——一個幽魂的出現，在無人的靜處，靜時。

生命在無夢裏沉墜。

遠遠，濃林的背後，夜悄悄地掩來了。

於是我點上一支無焰的白燭。火毯毫不跳動，却只是寂寞地燃燒着，像嵌在憂鬱的藍天裏的星星。那，怕不是真的火，卻只是掛在誰的記憶裏的一縷幽輝，留在褪了色的古老的畫圖上一抹不滅的藤黃——相傳是土人從岩上採擷下來的蛇矢，

能毒死人命，使壯健的牙齒紛紛凋落。

我睨着這一星的亮光。

——如果它能使我的牙齒凋落，如果它能制我死命，我苦笑：那不是真的火。我伸出手，扭住這一星的亮光，嚶哈，它沒有燒痛我的指頭，却很快的隱滅了。暗。

夜披上黑紗，拖了黑的言語，帶着歡欣的口吻向我低訴，說這纖滅的亮光的存在會使它感到窒息，而現在，它可以欠伸得非常舒服了，它的灰玄的羽毛展覆着每一個角落，使一切都還於無色。它是這無色的主宰。

我懊悔剛才的措施，決計把亮光釋放，張開手指，我希望有一道閃電從我的掌心飛起，飛向白燭的頂顛。

沒有。

夜狡狴地笑了。

像魔術師祭起他的法寶，我抖擻精神，點上滿身憤火，讓自己燃燒着，黑暗裏，火花四射，這肉身不就是一綴亮光？雖然它沒有影子。

我即刻找到了火種。

白燭又冉冉光亮了，火毬還是毫不跳動。熒熒，它陪伴着中夜的靜寂。

如果生命是一道光，夢該是出現在光裏的影子，而死是泯滅這兩者的黑暗。

——我能有一個夢嗎？

推開窗，外面一例靜寂。好月高掛桐梢，滿院是一片踏碎了的影子。

鏗！

是何處傳來這晚禱的聲音！

一九四〇年十月廿七日

眼睛

靜，無底無邊的靜，像在戈壁，像在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裏，聽不見一絲生物的聲音。疲倦壓下我的眼皮，但我並不想睡，我把手按住胸部，微弱地，然而却又沉重地，我聽到了自己的心的跳動。

這跳動使我震驚，使我遲疑，我抬起頭來——

院子裏在下着雪，緊密的，大朵的雪。雪花是那樣輕柔，那樣清幽，小心地鋪到瓦上，鋪到地上，怕驚破人們的好夢似的。瓦片和地面漸漸地臃腫了，白色的院子，白色的夜。

我倚着茶几坐在廳堂裏。

一對白色金字的蠟燭，在暗夜裏發出兩點火光，燭油烱下來，上端露出一寸長

的燭心，大半寸已經化成灰。火光抖動着，抖動着，像是要跳了開去，去追逐盤繞在上端的香烟——那是由中間一只檀香爐裏昇起的，開頭是很細，很濃，漸漸地升高，於是就放大，變淡，一直到蠟燭光照不到的地方，終於消失在黑暗裏了。

挾着雪花，吹起一陣風。

不是怒號，不是呼嘯，冷冷地，吹起一陣風。

燭光暗了一下，也狠命的跳了一下，牠彷彿不懂得一跳開燭心，就將失去自己的存在；一跳開燭心，就將爲黑暗所吞沒。牠還是跳，朝着香烟跳，跳，那麼單純地，熱烈地。

冷風推着香烟，一直向上首衝去，煙霧蒙住了一切，瀰漫了整個的廳堂，等到慢慢地淡下來，上首就現出一個人影，不，一張很大的半身照片，四邊繫着白綢。

照片裏的臉十分嚴肅，但又似乎帶點笑容。他的眼光在注視我，我的頭偏向東邊，眼光就跟到東邊，我的頭偏向西邊，眼光就跟到西邊，威嚴而又慈祥，幽鬱而又親

切。那麼諗熟的眼睛啊，牠在注視我。

那眼睛是我的父親的。然而，三年了，他離開這個世界。

在這三年裏，我流遷，浮沈，投荒到千里外的他鄉，眼睛就跟着我到千里外。我煩憂，眼睛也哀戚；我高興，眼睛也快樂，或遠或近，或鬧或靜，眼睛終在注視我，注視我的流遷和浮沈。

廳堂裏依舊是一片靜。

我的思想隨着香烟繚繞。疲倦更加沈重地壓下來，但我還望得見那雙親切的眼睛。

『你現在應該去息息了。』那雙眼睛說。

『我並不疲倦。』

『可是你也不煩躁嗎？』

『不，只是有點淒切。我感到了一個生命的終止，也感到了自己的幸福的終止。』

「但是，這却是戰鬥的開始。」

那雙眼睛停了停，或者說是，瞪了瞪，又接着說：

「你應該好好地用你的力，而且……」

「我知道，而且好好地用我的腦。」

「還有……」

「還有嗎？那該是好好地用我的嘴，或者，用我的筆。」

「不是。」

「用我的刀，用我的鎗？」

「不是。」

「那該是什麼呢？」

那雙眼睛並不回答。兩顆晶瑩的水點，在眼角裏一閃一閃地苞出來，像是荷葉上的露珠，像是銅盤裏的水銀。

『難道要用眼淚來戰鬥嗎？』我想。

那兩顆水點慢慢地大起來，大起來，蝸牛似的，一步一步爬下了兩頰，劃了兩條潮溼的直線，兩條路，兩條深紅的路。白色的亮光映着這流下來的水點，顯得非常嬌豔，非常鮮紅。

『呀！血！』我吃驚地喊。

院子是靜寂的，夜是靜寂的。

雪愈下愈大了。瓦上地上，一個白色的世界。燭火跳動着，那雙眼睛注視着我。我回過頭來，從瘋狂的雪片裏望出去，在血光裏，我望見了另一個天空，那上面綴着繁星，擁着月亮。

靜，無底無邊的靜。我聽到了自己的心的跳動。

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日。

拾得的夢

在黎明的邊涯，我拾得了這樣的夢——

我夢見在冰島上，凍雲凝成碎塊，依依於陰暗的冰谷。曾經爲昇平而點綴的花草，藤樹，現在却僵臥在小徑上，萎悴狼藉，凝成了行人的絆脚石。但這裏又似乎並無行人，有的祇是空漠，是陰森和死寂，連空氣也結成冰柱，我用自己的呵氣溶化牠，呼吸這溶化了的一點，聊延殘喘。

有殘喘，也就有呵氣，我活下去。

四圍，紅的波濤中，流蕩着大大小小的冰塊。圓的，像骷髏；長的，像骨骼；隨波起伏，牠們在跳舞，在狞笑，擁積在冰島的沿岸，像春天的水面的浮渣一樣，被風帶到了幽僻的一角。

我嗅到了腐臭的氣息，是死狗皮。

我見到了臃腫的形體，是爛豬肉。

那跳動的是主和的舌，那灰白的是卑鄙的心，夾着骷髏，骨骸，隨波起伏。

牠們在跳舞，在狞笑。

我始而靜思，繼而沉吟，終於大笑，宇宙也跟着我笑起來，冰柱在這笑聲裏溶解，因為，羣的笑聲裏的呵氣，是和煦的春風，帶着更多的熱意。

一株小草從冰的裂縫裏跳出來，無數株小草從冰的裂縫裏跳出來，頃刻，綠遍了全島。

我問：

——春天到來了嗎？

——用我們的力量，帶着牠來！

我始而靜思，繼而沉吟，終於大笑，海洋也跟着我笑起來，冰塊在這笑聲裏溶解，

因爲，羣的笑聲裏的呵氣，是和煦的春風，帶着更多的熱意。

一個浪頭從海的幽邃處捲起來，無數個浪頭從海的幽邃處捲起來，頃刻，澄清了海面。

我問：

——朝暾上來了嗎？

——用我們的力量，帶着牠來！

凍雲飛散了，冰谷裏冒出奔騰的迷霧。風，溫暖地吹着，澄波映着青天，那上面掛着一個白熱的朝陽，金光染紅了整個宇宙。

冰島在溶解，動蕩，崩裂，……我的腳又踏到了實地。

一九三九年，一月八日。

心的故事

心，牠長上了一對翅膀。

晚上，面着一座黝黯的森林，傍着小澗，我靜靜地躺下來，通過疏稀的枝葉，月光洒到我的身上，洒到我的心上，很清，也很涼。我覺得冷，什麼都冷，從腳底到大腿，從手指到肩胛，從鼻尖到胸口，我冷了下去。澗水汨汨地流着，低低地，牠在數計着時間的籌碼，我已經走到了生的邊緣，和死神摻住手。

心，牠長上了一對翅膀。

篤！篤！篤！像一隻啄木鳥，牠啄完了我的肉，我的脂肪。把尖嘴在紅色的羽毛上磨了磨，又啄開胸門，像一隻燕子，像一隻雲雀，輕捷地飛了出去，飛到林外，飛到遼闊的天邊，遠了，遠了，漸漸地，飛入了迷濛的雲烟。

這裏，賸下一副骨架，一堆鮮血。

年代的火力把這些化成灰。心，牠無所掛礙。

在藍天下，在白色的雲層上，一隻絳紅的小鳥——心，輕捷地飛着。
牠無所掛礙。然而却又執着，熾熱；有戀念，也有憎惡。

牠飛着——

下面是叢密的森林；是幽深的山谷。

下面是浩蕩的海波；是曲折的江流。

牠飛越了無邊的原野。

牠飛越了無際的沙漠。

牠無所掛礙。然而却又執着，熾熱；有戀念，也有憎惡。

牠不忘人間愛。

因爲要解放一叢被壓在岩石下的小草，費了悠長的年月，啄去岩石；因爲要指引一羣迷途的羔羊，費了悠長的年月，領到洞穴。無間於大小，無分於高下，牠愛護着活躍的生命，牠包庇着善良的靈魂，但是，牠啄盡了自身的尸肉。

背負風霜，背負泥沙，牠無休止地飛着，飛着。他無所掛礙，然而，也不忘人間愛。

牠在恆河的白浪裏浴身。

牠在菩提的嫩枝上棲止。

牠在一枝挺秀的蓮花上面，展開羽翼，唱起寂寞的歌來——

彷彿是深夜的啜泣。

彷彿是幽谷的嘆息。

愛，是一朵火，有光，也有熱。

生命在甜夢裏醒過來，問：

——誰在唱這淒厲的戀歌？
心，牠用花瓣遮住身，深深地陷入花心去。

背負風霜，背負泥沙，牠無休止地飛着，飛着。牠無所掛礙，然而，也不忘人間愛。
牠在恆河的白浪裏浴身。

牠在菩提的嫩枝上棲止。

牠在一個戰士的鎗刺上面，展開羽翼，唱起激昂的歌來——

彷彿是拔營的胡笳。

彷彿是衝鋒的呼號。

愛，是一朵火，有光，也有熱。

生命在噩夢裏醒過來，問：

——誰在唱這蒼涼的戰歌？

心，牠用鎗刺乘住身，深深地陷入鎗尖去。

淹沒了，這心的故事。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黎明之前

在昏夜裏我看見一個牢籠，鐵的圍牆，石的柵欄。雖然牠並沒有關住什麼，但也畢竟關住了一件東西：空虛。

空虛磨盡了一切。

黎明之前，在熟睡着的羣衆中間，突然出現了希望。憤火燒熱了牠，像一隻雄雞似的，在石墩上磨了下半喙，豎起領毛，開始和空虛搏鬥起來，血花四濺，白色的羽毛紛紛地落下來，落下來。

牠戰勝了空虛。

希望定了定神，真的，牠戰勝了空虛，然而，牠發現自己是在牢籠裏，鐵的圍牆，石的柵欄。

心，牠用鎗刺乘住身，深深地陷入鎗尖去。

淹沒了，這心的故事。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黎明之前

在昏夜裏我看見一個牢籠，鐵的圍牆，石的柵欄。雖然牠並沒有關住什麼，但也畢竟關住了一件東西：空虛。

空虛磨盡了一切。

黎明之前，在熟睡着的羣衆中間，突然出現了希望。憤火燒熱了牠，像一隻雄雞似的，在石墩上磨了下半尖喙，豎起領毛，開始和空虛搏鬥起來，血花四濺，白色的羽毛紛紛地落下來，落下來。

牠戰勝了空虛。

希望定了定神，真的，牠戰勝了空虛，然而，牠發現自己是在牢籠裏，鐵的圍牆，石的柵欄。

勝利，伴着希望，在牢籠裏。

在昏夜裏我看見一個牢籠，鐵的圍牆，石的欄柵。雖然牠並沒有關住什麼。但也畢竟關住了一件東西：黑暗。

黑暗吞沒了一切。

黎明之前，在熟睡着的羣衆中間，突然出現了光明。憤火燒紅了牠，像一條鬥魚似的，在急流裏挺了下身，搖動尾巴，開始和黑暗搏鬥起來，血花四濺，銀色的細鱗紛紛地落下來，落下來。

牠戰勝了黑暗。

光明定了定神，真的，牠戰勝了黑暗。然而，牠發現自己是在牢籠裏，鐵的圍牆，石的欄柵。

勝利，伴着光明，在牢籠裏。

然而，勝利終於是勝利。這世界上將不再有黑暗，空虛。

希望的羽毛，光明的細鱗，牠們被摒在牢籠的外面，——遼闊的祖國的疆域上。
在沃土裏播種，在風雨裏發芽，在血水裏長大，開出了美麗的花朵：自由。

勝利終於是勝利。

雖然現在還免不了是刀光，血影，但在刀光和血影裏，人們望見了黎明。

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

童 年

夜應該是黑暗的吧，然而我却經歷了一個並不黑暗的夜，你也許以為那晚上有月亮，有星，再不然便是有燈光或者火炬，但都不是。祇因為在我的寂寞的記憶裏懸掛着一個笑臉，牠照亮了我的童年。

笑臉照亮了我的童年。

朝陽爬上海面，霧氣散了，一萬顆金星在波濤上跳動，第一線春光印進了小小的心，我在紫雲英的綠茵上打滾，在暖洋洋的潮水裏溜腳，聽鷓鴣在嫩綠叢中試着牠的新聲，楊柳枝頭盤繞着青油油的潮氣，不知道這是雲，是霧，抑是昨夜農家遺留下下的炊烟？

白鳥在波濤上緩緩地翱翔，驀地，像中了彈一樣的直落到水面，又霍的飛了上去，牠已經找到了牠的豐盛的早餐。

雄健的翼子在藍天裏畫開一線笑痕。我的心裏也漾起了一線笑痕，心花開了，我笑着跳着，珍視我自己的童年。

我笑着跳着，珍視我自己的童年。

在石榴花開得火一般紅的時候，我騎上牛背，緩緩地踱過了綠的原野。

我唱着情歌，雖然並沒有情人；我覺得自己是凱旋歸來的英雄，雖然並沒有打過仗。

看，這世界是多麼幽秀，多麼美麗。

這世界是多麼幽秀，多麼美麗。

夜，她在我回憶裏留下難忘的情影。

月是她的臉，一抹輕雲是她的笑靨，幾顆星星是她的眼睛，晚風吹過垂楊，這上面散佈着她的風韻。

我在她的膝上跳舞。

我在她的懷裏熟睡。

我笑着跳着，我的青春是一盆火，融融的是熱烈，旺旺的是光明。

在童年的寶座上我跨着長虹，遨遊於大漠似的天空，我擷着輕雲，摘着星星。

童年，夢一般的童年。

童年，夢一般的童年。

我用着和山等量的悔恨，和海等量的懊惱，送青春逝去。

在山的盡頭，海的邊涯，不在寂寞者的心底，我埋葬了我的童年。

死

——死有重於泰山

有輕於鴻毛

夜深時——

月色顯得朦朧，原野的風吹着，纖弱，無力，催一切都入昏睡，却又並不以甯靜爲滿足。牠隱藏於無邊的黑暗裏，挑動着竊竊的淫笑，使人煩膩。天那角，星在顫抖，搖搖欲墜。

時間也倦怠了，牠在懷念着海的嘯，森林的憤怒。
一個靈魂悄悄地出了竅。

像一片落葉，牠飄着，在樹梢，在草根，隨着纖弱的風。
天那角，星在顫抖，搖搖欲墜。

牠飄盪於無邊的空虛裏。

經過人海，經過地獄，也經過阿修羅道。牠飄着，輕盈，無形，像一聲嘆息離開人口。
在死亡之國裏，牠碰到生命之神，矗立在無數蠢動着的靈魂中間。牠想騰躍，奔離，但又抵抗不了那吸力，立刻，像荷葉上的小露珠併入大水點一樣，這靈魂歸了隊。

「呀！你還在掙扎，你怕死，但你終於死了。」一個靈魂說。

「不！我不怕死！」新來的一個回答。

「你不樂於死？」

「不！不於死，我無所知。」

「那末，你一定是留戀着生，丟不開親暱，丟不開享受，多可恥的俗物！」

『……………』

不久，靈魂的隊伍裏起了騷動。

這不是臨陣決戰，因為在這里已經泯沒了敵我；這不是遊行示威，因為在這里已經漫滅了貧富；這不是大出喪，因為在這裏，『人們』已無法賣弄其勢利。

這祇是一個小小的演講會——昭示後來，述說自己。

肩着痛苦，浴着血腥，牠們一個個飄上講壇。原野的風吹着，剛健，憤怒，使一切都起呼號。

故事壯烈地展開，浩氣，很快的填滿了宇宙。

夜深時——

死亡之國裏重溫着人世的舊夢：

在戰場上，

在愛河裏，

在真理的下面，

在屈辱與光榮之際，

——慷慨地獻出了牠們的生命。

蕭蕭，是悲風，夜月無色。

這新來的一個嗚嗚地哭着。

『爲什麼剝奪了我的生命。』他向生命之神問。

『在沒有給予你生命以前，我已經把牠剝奪了。因爲我決定你一定得死。』

不知道經過多少年月，不知道是久是暫，死亡之國裏又來了一個新的靈魂，牠想騰躍，奔離，但又抵抗不了那吸力，立刻，像荷葉上的小露珠併入大水點一樣，這靈

魂歸了隊。

「呀！你還在掙扎，你怕死，但你終於死了。」一個靈魂說。

「不！我不怕死！」新來的一個回答。

「你不樂於死？」

「不！不於死，我無所知。」

「那末，你一定是留戀着生，丟不開親暱，丟不開享受，多可恥的俗物！」

「不！我不貪圖，也無所留戀。」

「那末……」

「我執着於生！」

這新來的一個跑到生命之神的前面。

「你爲什麼執着於生的呀？」生命之神問。

「恕我先問一句，你爲什麼生我的呢？」

生命之神閉上了眼睛。

「當這理由還不會泯滅，當你還得繼續給予人類以生命之前，我要執着於生。你爲什麼生我的呢？不回答嗎？我可以這樣反問：我爲什麼而生的？這任務存在着，我就得生下去，執着於生！」

這一回，靈魂的隊伍裏真的起了騷動。

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爲泰山與鴻毛論爭作。

某夜

踏着淡淡的月色走上歸途。

也許是深夜了，在這僻遠的處所，我找不到一點計時的東西。黑暗裏有幾聲狗叫：汪汪！汪汪！那怕是在歡迎夜游歸來的主人吧，這諂媚者！

路旁的高牆頭分外靜寂。風來時，剛抽芽的柳枝婆婆地拂過行人的頭頂，在朦朧中，夜愈見得深沉了。

『給一個銅子吧！』一隻手伸在我的胸前。

我昂然走着。

『餓呵！』

我昂然走着。

『三天沒下肚了，積積福吧！』

我昂然走着。

『可憐逃難的人……』

我的心一動，把一隻手插入衣袋裏。

『是逃難的人呢，家給毀了，嗷，人都給炸光，孩子，妻，還有……嗷，餓呀……』

我把手重又伸出來，空着的手。

他失望地走了，這出賣悲哀者！

我沒有出錢，但我的確買了他的悲哀，這悲哀像狂飈，像海潮，牠淹沒了我。像影子，像脚步聲，牠永遠跟隨着我。

熄了燈，我躺在床上——

『銅子……餓……三天沒下肚……積福……可憐……逃難……家……妻

……孩子……餓……銅子……』

我轉了個側——

『汪汪……滾噠……汪汪……汪……滾噠……滾噠……汪……滾噠……』
汪汪……汪……』

我又轉了個側——

『銅子……餓……三天沒下肚……積福……可憐……逃難……家……妻
……孩子……餓……銅子……』

我起來，扭亮電燈，夜風從窗外蕭蕭地吹進來，沒有星沒有月亮。
在空茫裏我看見一首誓詞。

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

破曉

魘

是誰來我的耳邊低語？我聽見淫豔的誘惑的聲音。有如許呢人的言詞，似蕩婦攝收少男的青春，如浪子偷騙處女的童貞，那翻騰的舌尖，滔滔不絕猶如江河的川流，許有人投身其中，為貪愛所淹沒却又逐情慾而沉淪。

我睜開眼，幽暗如森林的濃蔭。
朦朧。

我背負着黑夜獨行，在無邊的空際摸索，我招來太多的雨，太多的雪，太多的風霜和冰雹，却不見半抹霞閃——我要求一絲光明。

黑夜是無比的重荷。

冉冉，疲乏壓下眼皮。

於是我又聽見那低低的吃吃的笑聲，似羞澀而又放縱，一陣陣抖上心弦。我感到昏迷，彷彿十萬百千隻螞蟻爬進骨髓。我倦怠無力。

空茫裏不見一點火星，然而却有數不清的跳動的線條，如裸女夜舞，彷彿一對對白的蝴蝶，翩翩上下；又好比迷離多白的大眼，浮幌於憂鬱的藍海裏，脈脈含情。

一個精靈在黑暗裏守望——

鼻鼻，是一道青烟，一個妖媚的影子。

『可也震驚於我的美麗？』

『你有對發亮的眼睛。』

『它們照耀你也照耀你的心。』

『不，在我，它們是兩個深淵，我從那裏汲取寂寞。』

『能言鳥從來不說一句由衷話。』

『也許你並未懂得我的意思。』

『我瞭解別人更甚於瞭解自己，可是我也並不昧於自知。在我的生命裏沒有寂寞。一個明朗的清晨我讓我的眸子辭別眼眶，插上翅膀去叩天國的門。在米西亞海岸綠林裏它窺見仙女的出浴，到月夜的漢立康山上和牟司姊妹們一起跳舞，它參加了宙斯的盛宴，和凡奈斯同車出遊，它甚至得到了那個只愛自己的影子的那克西斯的愛，而它却毫不思索的拒絕了他。』

『你不說得太高嗎？』

『所以它又離開樂園，去遨遊東方傳說下的地獄，在那裏它會見鬼使神差，牛首阿旁，從醜惡認出美麗，向殘忍披示慈悲。（這原是個值得稱道的去處。）火的熱吼，油的沸騰，鋼叉的震顫和幽靈的慘呼，如悠徐的和平的樂曲。它喝過污池的血，吃過銅柱上炙乾的人肉。尖刀如薔薇的繁刺，而袒裸的人體就似慘白的花朵。你不見

過曼陀羅嗎？開在地獄門口，那是一種吸收人血而生長起來的小花。

『請注意人情的範圍。』

『最後它終於回到塵世。它曾是朱門的上客，週旋於帝王公侯之間，當華宴初張，笙歌聲喧，它披上孔雀翎毛織成的羽衣，在人們的歎羨與妬忌之中，婆娑起舞。年輕的將軍們一改在戰場時的勇武，柔順得如掌上叭兒，爭獻殷勤；宰相們不斷拋擲金磚，多少帝王為它荒廢朝政，而它曾不一加顧盼！呈在人們的口頭嘴角，紛紛地傳播着它的一顧傾城，再顧傾國。』

『平庸的傳播。』

『平庸，什麼叫做平庸呢，什麼又是這平庸的對稱？不凡？你以為世間有不凡的事實嗎？那才笑話！一些暗鳴叱咤的勳業後面潛伏着頹敗，一些粉紅黛綠的容顏後面隱藏着衰老，豪華寂寞，你可能向荒烟亂草堆裏去辨認往昔的歡樂？任憑你怎樣出類拔萃，而歷史的任務却在於返不凡於平庸。只有這才是不易的事實。所以我的

眸子又回到眶內。」

「這便是你所見的一切。」

「平庸是注定的命運。看世人擾擾攘攘，誇其所有，急其所無，曾不知老之將至，誰能担保他們沒有啞然失笑的一日。世間那有永駐的青春，長存的真理；因此也無所謂絕對的是非和分明的善惡。黑和白不都是一樣的顏色？人們說心是紅的，在我的眼前却變成黑色，我看見許多人流過血，但那只是污穢的墨汁也似的東西。」

「一個色盲。」

「你誤會我的意思。如果人們漆黑了自己的心，我爲什麼要保持這一點赤紅——那多餘的顏色？天堂，我根本不希罕住，地獄，我現在還不想去，美色既不長駐，令名可以唾棄，我將拂逆人世的願望，而縱我性之所如。但得靈魂值錢，我準會插上草標，沿着街市叫賣。」

「一個無恥的想頭。」

影子冷笑着在青烟裏埋沒。

於是我又看見那白色的蝴蝶，那浮動的眼睛，那婉轉迴蕩的線條。如行空天馬，如戲水裸女。我感到昏迷，彷彿十萬百千隻螞蟻爬進骨髓，我倦怠無力。

我的喉嚨已經暗塞，四肢也都軟癱，然而我要掙扎，我要叫喊！

白色的線條在四周浮動。

是貧血的枯手。

是少肉的瘦臉。

是灰黯的口唇。

有一陣沁肺的麻痺，刺骨的寒冷。我的喉嚨已經暗塞，四肢也都軟癱，然而我要掙扎，我要叫喊！

睜開眼——

我在人間。

夢 回

一燈如豆，有半窗月影。
靜。

人誰無夢，且不必去邯鄲逆旅借囊中寶枕，只稻草一什，向牆頭陰角揀人靜處
躺下，不管是噩夢或是甜夢，睡去，就別有天地。

然而，誰又担承得夢回的滋味！

雖然二十年太平宰相只落得黃粱未熟，不免人事如烟，且幸一切磨難同屬幻
影，說是懊惱也許有幾分歡喜。

『你有幾分歡喜？』是心的問語。
靜。

一燈如豆，有半窗月影。

破曉

月影在窗上移動。

難道這不就是我的生命的移動嗎？

深山冷院的修道女從來不計算蒲團上的歲月，郵亭驛站的傳信使從來不計算馬蹄下的行程，雖然閑散和忙迫的心緒並不相似，然而過一天日子和走一段路在他們却有同樣的意義，他們面朝着信仰，面朝着工作。而我，難道我就不容許有一個目標嗎？

死？我並不厭倦於生。

我不能不為生活而忙迫，然而我偏有偶然的閒散。

長夜最難排遣，何況更當夢回，我能浪擲生命如魍魎之所教，而置一切於等量齊觀？

月影在窗上移動。

我感到寂寞——一個孤獨沉思者的寂寞。

我會設想那些偉大的思想家，因大超悟，發大慈悲，馳驅塵寰，孤往絕詣，將世界人類，歷史加以改造，却又沉酣於寂寞之中。他們往往是孤獨者，然而却統馭着一切奔放和激盪。

拉蒲魯葉譏笑那些混身於熱鬧場中的人物道——

『不堪孤獨的悲劇呵！』

孤獨的否定者從來不曾認清自己，你能說他們偏會瞭解別人？

月影在窗上移動。

寂寞吞噬着我的全身，夜冉冉盡了，然而現在却是更深的黑暗。

我又設想那些坟園的守墓人，海洋燈塔的看管者，黑暗牢獄中的無期徒刑犯，

他們的生命中會有多少挫折，多少波瀾，而現在卻又重歸於寧靜。

在無采的日子裏，你能說他們不會再有一點期待，一點希望？

（他們曾是熱烈的期待者，希望者。）

而現在却寂寞地活着。

月影已從窗上移去，黑夜發出輕微的嘆息。

於是我伸出無形的手，（也許是由於黑暗的緣故，）孤獨地整理着我的熱情和期待，像一個織女整理着她的亂絲，然後把它們放上機杼，細心地搓揉，拉直，我織着自己的希望。

一線光芒畫過天空，是黎明的信號。

露珠凝結草上，東方的天空白了。

我聽見第一隻雲雀的叫聲。

一九四一年七月九日。

水仙

案頭放着盆水仙，開過蒼白的花，終於根爛葉黃，像貧苦人家一個營養不良的少女，孤寂地搖落了。

我想，她本來是並不叫做水仙的，她以她的蒼白換得這個美麗的名稱。爲什麼離開泥土的呢？

而水仙乃無言地搖落了。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日。

自春徂秋

PRELUDE

每夜，老村婦起來悄悄地數着她所窖藏的金錢，
而歲月乃在循環的數字中默默地消逝了。

綠

小園已經有點春意了，首先是蕩漾在楊柳枝頭的綠霧，其次是清晨飛來的鶯
聲；下過幾陣細雨，荒坪又給塗上一層淺淺的顏色，青油油地，如沙漠上的綠洲，難道
這不就是黯淡欲絕的人生裏一線生機嗎？

這〇點〇猶如着上『煮礮』的綠墨，一點點大起來。

園邊，郊外，枝頭，牆角，現在也印上一色春痕，似舒暢而實憂鬱。豈不會抱類似的
心懷，在青春之前，願捨棄生命，以追求明日的自由和幸福！

誰不愛一片茂綠呢？

向園外探首，我乃觀春意之爛漫。

落花島

落花島是神仙的家鄉。

吃的，穿的，走的，住的，全都是美麗的花瓣，因為，它們終年不停地落着，落着，落
着……

（單調的日子不分季節地流過了。）

你不厭倦嗎？

落花島是神仙的家鄉。

雨

「子嫩芽以孕育：你却給花果以摧殘了。」

聽梨花低泣，使人惱一春烟雨，今夜，怕會有玄裳的燕子，啣着零落的殘紅來入夢吧，燈影在搖動哩。

「你，把脚步放輕些！」

垂柳與白楊

在春天裏我愛繁枝密葉的垂柳。

試設想溪邊湖畔，當黃昏推出新月，水面浮上薄霧的時候，有三兩柔條，在銀光裏飄拂，且不說棲鶯繫馬，曾綰住離人多少相思，只看她淚人兒似的低頭悄立，恰像

有一腔冤抑，待向人細訴。

你會爲她的沉默而動心嗎？

在秋天裏我又愛蕭蕭的白楊。他是個出色的歌者。風前月下，拖着瘦長的身影，似流浪的詩人，向荒原躑躅，獨個兒與地下人爲鄰。興來時引吭高歌，更無須豎琴洞簫，有牆下的促織與田間的絡緯相和。你不聽見那曲子嗎？鬱勃蒼涼，如猿鳴狐啼，聆餘音哀轉，小樓一角，正有人潛然淚下哩。

你的眼角溼了，是爲「他的孤獨嗎？」

NOCTURNE

沒有風，也不聞絲兒聲音，

是什麼織成一片清靜？

看新月爬上桐梢，

遠迢迢

千山無語，

良夜深如許！

（暗光中有影子浮動。）

夜遊人

在拾掉落的夢。

也許是失路的阮籍，

也許是憑弔的擺崙，

或者如 Gickelhahn 山上獵屋裏

老年的歌德重遊舊地，

披開棘蘿，

抱着飽經風霜的胸懷

重讀三十年前親筆的題詩

——流浪者之夜歌，

念生命渺渺，

白髮的詩人泣下了。

殘陽

有幾所敗垣頽壁，矗立於夕照之中。

平林又落漠了。

如同憶拖着過去的影子，如夢墜陰住往昔的豪華，西風起來，你不懷念炎炎的
七月嗎？

『我要替霜林掛幾瓣紅葉。』

你這樣做了。

『還去西天塗一抹晚霞。』

你做得並不壞。

然而，人們說這是迴光返照，雖然樹梢屋頂，至今還留着你的足迹，可是你終究替自己的前途安排下一個寂寞的命運了，這懶懶的病色的餘輝。

西風裏

帶着孩子在傍晚的林蔭路上散步，漫無目標地朝前走，也許小小的心裏別有主見，我呢，我想偷片刻的閑暇以避去市廛的煩囂。

斜陽拉長西風裏的影子。

高林的蟬聲顫抖着，似被劫持的少女的嚔哭；烏鴉背載紅雲，一隊隊向藍空打旋。是在留戀這最後的一點光呢，抑是爲黃昏的到來而不安？

樹梢揚起低語，而梧桐遂葉落了。

一條岔路橫在我們的面前。

『向那邊！』

順着孩子的手指望去，不遠的所在是一條小河，衰草披岸，三兩蒲柳舞着少葉的枝條，石洞橋如寂寞地凝望着的眼睛，橋邊的蘆葦已經頭白了。我設想這裏有過一個美麗的春天。

孩子從茅茸裏鑽出來，手裏高擎着一朵晚凋的野花，高興地跳躍着。

『你拈住一個春天了。』我脫口而出的說。

我從自己的語聲裏驚醒，回首四顧，季節確已消逝了。如果孩子的手裏真有一個春天，那可不正是我所失去的嗎？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日。



有版權

落帆集

唐 馮 作

定價金圓七角五分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路一四一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八集

共六十冊

- | | | | | | | | |
|--------|--------|--------|--------|-------|--------|-------|--------|
| 古屋 | 伍子胥 | 清明時節 | 春草 | 嬰 | 山谷 | 小人小事 | 金鱧子 |
| 王西彥 長篇 | 馮至 中篇 | 張天翼 中篇 | 靳以 中篇 | 梅林 短篇 | 劉北汜 短篇 | 巴金 短篇 | 李廣田 短篇 |
| 星雨集 | 還鄉雜記 | 落帆集 | 心字 | 南德的暮秋 | 大馬戲團 | 艷陽天 | 詩四十首 |
| 陳敬容 散文 | 何其芳 散文 | 唐 馮 散文 | 盧劍波 散文 | 蕭乾 報告 | 師陀 戲劇 | 曹禺 戲劇 | 杜運燮 詩歌 |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

#82
062612



5.20
~~5.20~~